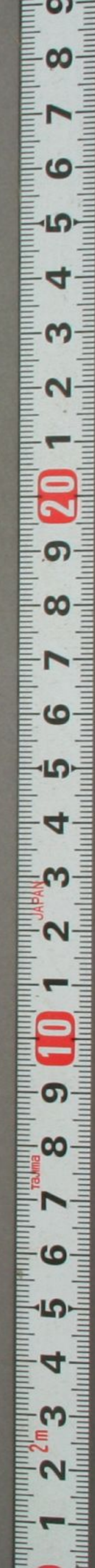


宣講福報

卷式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5
2



宣講福報卷二

嫁身娶媳

山東唐州府一人姓周名可立三歲喪父母房氏守節撫孤家道
凋零可立長成十八歲因父在日已聘南村呂新亭之女名月娥
結婚房氏見子成人央媒求娶新亭見周門落泊欲悔親事終難
啟齒遂要以聘金二十四兩難之再三不允房氏暗想此事
難矣家實貧窮聘金何來若不此時將媳接來日後諒無成就之
期則周家裡祀滅絕已枉費娘一片苦衷遂朝思暮想想出一計
乃呼其子托詞以告曰兒已成人凡事可以自持娘今見家貧無
措苦守無益爲娘意欲改嫁以圖終身若不然恐難結局可立以

為戲言久而見其情真不覺淚如雨下雙膝跪地苦勸云誦兒聽
母言肝腸斷心中好似滾油煎雙膝跪在地皮面尊聲母親聽兒
言兒有話只管講何必跪哭做甚父母養兒無別件恰似積穀妨荒年自從爹爹
把命短丟下母子受孤單父死兒才兩歲半靠住母子半邊天為娘
今已將兒撫兒苦情難盡算勤扒苦掙把家盤十磨九難無二念
兒今長成二九年正當孩兒報恩典不枉當初苦一番此苦是為娘甘願受
的未必怪得你兒嗎看看雲開日出現常言苦盡自然甘為何一旦把心變
你教為兒心怎安那點不遂媽的願就該明言莫隱瞞我的心思
到唉媽呀莫不是兒少孝念任其責懲無怨言兒不莫不是兒性強悍
觸怒母親望海涵兒哪都莫不是兒不勤儉還望母親教一番越發

不是這不是來那不是難猜娘的巧機關不知母親是何見有話
母子何妨言兒哪昧得味話說雖然改嫁事則淡旁人道兒不孝
男母親若依孩兒勸千斤担子兒承擔母若不依孩兒勸兒就跪
死地平川房氏見子苦勸欲吐實情恐子知其情弊事不能成遂
怒形於色可立見母意決料不能阻暗設一計畱母必須如此如
此一日對母道母親立意他適兒不敢強但不知爹爹何如房氏
道爾父已死多年難道叫娘陰司會他可立曰非也常言人死靈
魂在只要爹爹准房氏曰將何為憑可立曰以卦為憑議陰陽二
卦陽卦母親就莫嫁若是陰卦任憑母親自主母允之可立遂去
四處借卦至李端公家下借李端公因王家媳吵嘴服毒隔鬼未

宣傳高景 卷二 嫁身娶婦

回又至王道士家下借王道士因白家媳不孝公婆被雷擊請謝
雷醮去了又走至大佛寺與和尚借和尚正打清醮卦更不空可
立只得回家稟告母道兒處處借卦皆沒有周氏聞言怒道你這
奴才明明不許為娘改嫁做些圈套來哄為娘說甚麼沒有卦娘
定是出嫁的可立見母發怒遂再三告罪道兒借卦實屬沒有何
不將母新鞋作卦可否周氏轉想道也可於是母子跪地默祝畢
拋下新鞋雙雙伏地是個陰卦可立不服連打三卦均如是可立
仍不服遂對靈前祝道父真許母改嫁就打三個立卦兒才遵命
告罷又將卦鞋拋下雙雙樹立恍若有人掌一般可立心中想道
此乃父親陰靈使然不敢違命按下不表且說此境一富翁名魏

思賢因中年喪偶央媒說一繼室聞房氏賢淑議聘銀三十兩娶
之房氏及臨期之時已收了魏家聘銀呼可立近前眼含珠淚叮
嚀道○娘見姣兒肝腸碎點點珠淚往下垂叫聲我兒你莫跪細
聽為娘說隱微自你爹爹把命廢立志守節心未墮十多餘年無
退悔要與周門立芳規唉呀母親哪既然如此何必變心非是為娘把心昧忍心
丟兒另于歸娘的心事誰知會此時與兒說隱微只為我兒少婚
配家貧如何娶妻回母親哪兒甘願不娶妻退了就是矣奴才男子無妻失中饋無子
斷了香爐灰娘纔想出傷心計情願把這臭名捐賣身銀兩如寶
貝拏去娶妻莫亂為唉母親者番好心腸你願你夫妻成雙對為
娘縱死也無虧少年夫妻須和美孝子賢孫滿庭幃哭到心傷咽

喉碎，哽哽噎噎，氣難回。房氏大放悲聲，不覺一陣哭暈死了。可立一聲娘，一聲媽，睜醒轉來，母子扭住一團，又哭起來。房氏云：兒放手，可立本母去不得。母聲姣兒刀割肺，子哭聲母親魂魄飛。母從小盤到十八歲，子不養親遭天雷，母娘失節操自帶愧，子嫁母娶妻理有虧。母母子一旦分離去，子生離死別怎不悲。母怕的母子難相會，子生死也要做一堆。母莫把為娘常望慮，子不孝之名萬古垂。母母子哭得如酒醉，不覺瞧樓五更催。房氏母子在堂前痛哭不已，魏家接親的均已吊泪，遂勸道：你母子不必過於悲傷，後會有期，好莫哭了。請上轎痛哭，不必深言。且說房氏過得魏門交拜後，天色已晚，親戚尚在飲宴，房氏掩門自縊。魏公進房撞

見，駭吊三魂，即時解下，尚有一線之氣。及時呼醒，還陽問其尋死之故。房氏含悲忍泪，將不得已賣身娶媳一死以全節，始末情由哭敘一遍。魏公深為憐惜，從此魏公與房氏同居異室，徒有夫婦之名，而無夫婦之寔。房氏想既受了伊家聘金，不得不幫為勤儉，操持以報其德。頗得魏公歡心再表周可立自母嫁後，無日不悲，又因母親囑咐娶妻之事，心實難安，本待不娶，又違母命，正在兩難之際，只見原媒來家說道：你岳父嫌你家貧，想要退親。呂月娥小姐聞言，幾乎吊死。呂翁無奈，不提悔親二字，只要聘金二十四兩，任其擇期親迎，可立應允。於是兩無異言。六禮告成之後，夫妻相敬如賓，只有一件自成夫婦，已經月餘，日則共食，夜則異宿，一日月娥

察問其情可立遂以嫁母娶婦告之月娥為之感泣要遂夫意事將若何可立曰若要夫妻團圓除非母子重逢於是月娥回娘家向母哀懇借來白銀三十兩交夫接母回可立看明大聲說道別處放不得恐被小人竊去要放在枕頭匣匣裡却說有一紅上的混名叫焦黑子常時搨人竹竿時在屋後頭路過聽得明明白白心中暗想生意來了何須再找財喜就轉身躲在伊屋側邊乘隙而入不一時窺看可立挑水去了月娥尋菜去了焦黑子梭進房中在枕頭上摩起銀子就跑可立夫婦渺不知音即至次日可立到魏家言其接母之事魏公應允可立回家取銀銀已分厘不見可立疑妻有詐罵了幾句月娥口叫冤枉歸房自縊可立報知岳

父協同鳴官安葬可立因失銀兩致妻自縊母子不能團圓只得朝夕焚香告天云詞獨坐家庭想無路自己埋怨悄悄哭世上貧賤無其數偏將微軀受逼促父死母嫁無靠處者樣命運真薄福母親改嫁原有故為的膝下少香爐唉呀我那天高地的母親得銀奉命把妻娶不敢違命遵遺囑想起日的痛心母成親未與妻同宿賢妻向我問其故纔把情由來說出天哪天借銀取母呂氏聞言泪如雨要將婆婆接回屋他回娘家把銀湊拏來交我親過目放在床頭妻守住取銀不見心疑狐天呀天竟被遺殺的孽障偷去如何得了不知此銀誰偷去屈死我妻喪嗚呼思想我命真果苦苦勝黃連十分足妻死母嫁由命去銀子是我救命佛有銀接母一堂聚有銀夫妻得和睦

人財兩空誰作主只得對天來禱祝。天呀天總要天眼恢恢豈疎漏神靈赫赫將奸鋤偷銀不知是誰做望乞天爺早誅戮三朝一七報應出拏他受罪阿鼻獄善惡昭昭無差誤此事不顯誰輸服三炷信香把冤訴。天呀黑心之人早收伏周可立告天鳴冤未到三日忽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咋喇一聲霎時雲收霧散忽聞人言本街焦黑子被雷打死周家坟側眾人往觀又見月娥坟被雷搗開屍棺暴露焦黑子跪在坟前手捧白銀六錠眾人驚異內有一長者說各位不必猜疑周可立為母嫁娶妻於心不安他夫妻異宿此事非孝子不能呂月娥借銀接母因失銀喪命此非孝婦又不能焦黑子素行不軌乘間偷竊屈死孝婦王法在所必誅

陽律能逃陰律豈能容乎此等人死有餘辜手捧白銀跪地此必周可立被竊之銀可立近前視之果然不差眾勸立收訖忽聽棺蓋叱咤一聲分為兩半眾視之月娥起坐棺中眾人驚駭見死而復甦遂問來由呂氏一見丈夫進前扯手哭道詞一扯着夫君手珠泪難忍止不住傷心話大放悲聲。可立道你莫哭是我把你冤屈了非怨夫說的話冤枉過分是為妻見失銀怎接母親母難回意不過自縊廢命。夫君莫怪妻做此事太絕無情。銀子被焦黑子偷去今被雷擊也不怪雖說是焦黑子已遭報應妻回陽全靠夫一片孝心更沾婆一生平節義彪炳若不然妻萬難死而復生。月娥語猶未畢時雖仗你丈夫的孝婆的節義寔由你孝心所感而致但問你在陰間曾見人受罪否眼見得受罪的也多

宣揚福報

卷二 嫁身娶妻

六

很揀近處的說若說遠提幾個請眾位側耳聽聞此不遠叫陸登

去年廢命本是在去年六月十二死捆柱上挖心肝法不容情是犯

呢一生平昧天良鬼域成性作些事背王法惡壞雙親何花子聽

妻言弟兄鬪狠他又受甚鑽兩耳又抽腸鮮血淋淋周文光血湖

池隨浪滾滾聞人言婦女才坐血湖未必男穢三光污字跡洗澡

江心王老二抱銅人五殿受困抱得好那個小伙子在我家來

庭芳拋五穀陰雷劈身趙老三蔣白嘴好談閨闈又愛哼月亮灣

戲弄婦人此時加到此時割舌獄鑊鈎鈎定割一刀問一聲刑法

不孝婆四十命盡今在陰拋刀山下油鍋又用火焚周二妹兩姊

煙全不和順常吵鬧意公婆發變牛身何閻王用確冲骨肉成餅

何罪呢因生前謗神聖凌辱男人曾金秀去年冬產後命殞為甚

呢因溺女共有五不體好生賈黃氏飢餓廠渣堆食糞得為甚麼

如此把五穀任拋撒多饒雞豚賀么妹鉄梳抓週身血侵又犯何

好穿戴愛起假是個蘇人賽海棠欺丈夫與人同寢在幽冥抱銅

男化為灰塵啖婦女犯淫抱銅男世犯一回抱數次刑不鬆緊罪

受滿人皮脫發放為禽此一些親眼見婦女報應男婦難盡嘆

略指幾層月娥言畢人人見報應森嚴無不胆戰心驚各自而

散可立將妻抬回商議接母次日去至魏家將上項事一一細說

一遍魏公亦為之流涕可立捧銀奉還魏公分厘不受將銀轉付

房氏以全其忠孝節義一段奇緣房氏見魏公一方仁義千謝萬謝洒泪而別於是可立夫妻接母歸家如魚得水喜出望外房氏命子擇期重整花燭呂迎恩父魏公至家酌謝周旋之德並迎呂翁呂翁抱慙全諸親賀彩盈庭真見得惟天愛孝惟神護孝無

負歎眾將伊家前後事及聞於太爺府尊太爺詢查其故始知

房氏嫁身娶媳苦情皆由

嫌貧愛富所致其中若非孝子孝

媳以彰顯之其寃伊於胡底

而呂翁到案罰銀三百兩准作匭

費魏思賢全人名節完人婚姻厚德之至題贈義士仁人府太爺申文上司轉奏朝廷仁宗主龍心大喜恩賜房氏旌表建修節義牌坊其子周可立不以新婚而忘孀母呂月娥又能委曲以迎姑

皆孝之至也又恩賜白銀五百兩綵緞十疋旌表其門厥後月娥數年生二子長名周仁次名周義二子相貌堂堂俱屬俊秀人皆以大器目之長至八九歲可立將仁義弟兄送之學堂攻書英敏異常過日成誦周仁十五歲時聯科及第接點文魁狀元周義亦中探花歸家祭祖甚是顯榮母與祖母受誥封滿門榮耀富貴雙全房氏後壽享九十無疾而終定入節孝祠可立夫婦亦享高壽看來人要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房氏捨身娶媳以接禋祀上可對得丈夫祖宗又能保節更可對得天地神明呂月娥始而借銀接母繼而失銀棄命此屬孝媳故天彰報應以還魂宜乎得生貴子享福壽焦黑子盜此苦孝之銀萬劫難轉人身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信夫

一寶翻梢

隋朝武城有一蘇老家富妻葛氏生五子取名恭寬信敏惠蘇老夫婦持家勤儉子皆務農已將長子次子完配長媳張氏性懶好吃活路要奸遇有好吃的先就動手吃了還說不够及有了兒女工夫更長以帶娃兒爲名儘睡儘吃甚至待客剩的殺饌與公婆留的他都收拾到喉嚨去了婆婆每罵他是個喂不飽次媳王氏性皮人笨做作極摸塗又好黏瞌睡茶飯半天弄不出來隨你喊得急他還是要緊不忙的答應婆婆罵他像癩格實公婆見他兩個是者樣心想三媳該強些及接三媳李氏到屋做作到還力量

但嘴太多光說別人不是無人理他自己說得一陣人一答蟾那就不得斷緯婆婆都短不住吃飯時他勸婆婆用菜好吃得飽飯婆婆說我不要菜耳都灌飽了又想接四媳趙氏看是如何接了趙氏見他料理也能幹也不多嘴好吃只是量小氣大聽倒小話就陰倒使氣一天黑臉噘嘴冲進冲出一句好話他說出就氣脹人一日婆婆要茶他搥去見婆不在他說喊要茶搥來又要走一日婆催飯他說看倒熟了還要催婆婆罵云你這裝模做樣活像氣脹飽了屢次勸戒不惟不聽並且妯娌時常吵嘴只有一回吵得熱鬧趙氏頭天在娘家來與婆婆帶些糖食那天是趙氏的火頭嫂嫂都不幫他又恨三嫂常談他不是正在使氣飯後李氏在

砍猪草說道我不砍猪草會餓死隨倒掃地又吵道我不掃渣子
會堆齊門坎這屋裡吃有人懶有人使氣有人做就沒得人定要
累我一個人你們把福莫享早了哦趙氏一肚氣正沒發處幾步
走出門來指住三嫂大罵你者婆娘是做嘍活像見鬼嘴喳喳活
路未做先吵架還拏別人擱嘴巴我也不在你之下那回做事我
擲餒你後來我先來後來一樣大你總不是我的媽嚼兒嚼女嚼
空話只想占強把我壓那個你未壓人聽我罵欺壓人的遭天殺
多時惡氣在裝啞今天鬧個大開花任你那行都不怕不信就來
鬪一法三嫂怒云你不領教還要比我惡些聽我呌你背時婆
娘想吵架我就把年過了他可恨量小氣又大耳朵常在壁根擦

天天把那狗臉驢鍋鏟刷把只見搭有的奪吓纔動吓有的光在
引娃娃喊吃東西都發駕叫做活路盡頑把關倒一屋懶叫化把
我累到眼睛花嫂云各方便些說就說你們也不咋反來逞奸把潑發還
罵我的傷心話我呌你那不明白的媽其婆忙短住道李女呀你
婆婆要像秤一把媳婦偏船不消踏怎麼抱人肥大胯不過跟你
把糖拏者吓我也踏到要不管敗家不敗家婆婆見三媳連他
都在罵急得沒話說二嫂王氏聽李氏在拈扎他也就出來不依
大吵一番你們自己愛吵架為甚把我痛腳跂一個嘴多像打
卦一個氣大像殺父青剛樹硬啃不下就把我來當南瓜你說奪
吓跳一吓未必我是癩皮螞瞌睡也只黏回把脚走不贏手就扒

宣言和幸 卷二
五更起來到半夜那件事未做周匝手脚不過慢点罷三盞飯也未放霞幾時煩動你的駕。幫我燒火把地挖。婆婆罵我理當罵。怎應你也拏脚踏。不消說得七成話。到是吵個大分家。大嫂張氏等王氏吵完。他也撈脚撈手的吵起來。○你吵你的鬧熱架。我未添鹽把醋搭。怎麼又不挽手罵。偏要我來拈扎。全不曉得高和下。頭髮鬍子一把搵。人要不吃怎麼大。未見你不塞嘴巴。那件活路未做吓。去年我還紡過花。早晨做事怕打汙。睡陣本是誑娃娃。就罵我是懶叫化。你這婆娘會爬家。一天只聽聲氣炸。嚼不濫的糊鍋粑。兩塊嘴巴要是瓦。都要撈成一包渣。就欺嫂嫂弟媳罷。開口還把婆婆壓。太嚼多了過餘話。許你後來濫牙吧。到是莫吵光。

講打等我跟你一捧捧。○四妯娌吵的在吵打的要打開做一團。蘇老夫婦惹得雙眼流泪。同來歎氣勸道。你們不消吵得。俗語有云。猪吵賣人。吵敗你們都在想。分我們也不是鉄喉管。只是要念我掙家辛苦。接你們也操心勞力。暫時大家忍氣些。莫畧我惹氣。就是你的孝心。等下半年把五媳接了。跟你們分開。就是四個媳婦。方才收口不吵了。那天婆婆惹得兩頓未吃飯。夜間蘇老對妻說道。家中吵鬧。怎能過日。到是接了崔女子。把他們一齊分開。等耳邊清靜幾年。死也瞑目。婆婆說道。我只說接了四媳。要好些。那知他家更加吵鬧。寔在惹人。蘇老勸婆婆吃飯。婆婆說道。不消吃飯。我氣息飽了的。想我四個媳婦。都是者樣。五個來。諒必是一樣。

你說分了好，他四個雖不大吵，皆各存私意，事事見盡外面，四弟兄也常角孽。自此蘇家漸漸有四寶之名，光陰易逝，不覺又是第二年，纔與蘇惠完娶崔氏。蘇老夫婦常愁到多張嘴吵，四個嫂嫂都想倒相打看頭回，俱各安排吵贏架。那知崔氏小字少娣，娘家極富，從小教訓得好，凡女閨箴，婦女格言，皆通曉，體會賢淑無比。自到夫家，每早與公婆奉茶畢，徧奉諸嫂，見嫂至，卽起立敬候。嫂說話必側耳靜聽，行讓路，坐讓席，再不安談黑臉，有飲食，嫂未至，不敢先嘗。諸嫂嘗謙言：五嬸不必者樣。崔氏云：敬嫂之禮當然，卒不少懈。不論那個的火，他必代爲操作，洗衣灌園，空便就做，不論那個的兒女，都是一樣愛憐。三嫂常教他，莫幫大嫂二嫂。崔云：

他年長兒女多，我理當幫忙。大嫂二嫂或以三嫂四嫂閒言相告，他只笑而不答。凡他娘家送來魚肉糖果，他奉了公婆，卽奉諸嫂。姪男姪女無不散施勻淨，所以小兒都喜五嬸指抱。一日崔白娘家回，身穿紅綾襖子，衣還未換。二嫂的小兒就要他抱，他抱起未久，小兒屙他一衣兜的尿。二嫂大驚，忙來抱兒認過。崔氏面不改容，說道：二嫂莫嚇了娃兒，衣服洗得潔淨的。四個嫂嫂見崔者樣大量會事，與他們癖氣大不相同，都在陰倒抱愧。各改性情，大嫂也在勤快，二嫂也在急性，三嫂話也在少，四嫂氣也在忍。崔氏來一年多，家中並未吵嘴。那二嫂王氏得他幫助，更感情得很。一日問道：五嬸做事眼急手快，怎麼者般力量？崔氏道：婦女家件件要

能事事要會人巧我拙見他也愧妹怕做作不如人所以都學會
吓又道精神振起百事能行稍有遲慢就誤工程妹怕耽誤纔急
性些有天大嫂問道五嬸這樣勤快又不饒嘴莫非也有個道理
崔道女箴四言開端云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
又云爭着做活讓着吃飯身懶口饒惹人下賤妹怕落了下賤故
爾才立志這樣有回三嫂問道五嬸你不愛大聲又不多說話是
個甚麼意思崔道古云笑莫高聲說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
又道只誇人長莫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莫管妹纔知道謹言是
婦女要緊的三嫂道你四嫂氣大他望你說了我些甚麼崔道他
說從前得罪三嫂託妹拜上要念他年輕切莫記憶三嫂道只要

他不記憶我還記昧子他二人嘆話時趙氏正在隔壁聽到崔氏
替他說好話心甚感情一日同崔氏在園內問道我從前量小氣
大看五嬸全不發氣到有個甚麼法則崔氏道度量要大容住妯
娌你不讓他誰肯讓你又云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
臉熱從者樣一想那還有氣嘞四個嫂嫂聽了崔氏者些格言都
將良心發現私下聚首歎道五嬸者樣賢淑令人可敬我們從前
糊塗是在不是人都要學他才好於是妯娌做在一路坐在一處
兒女大家帶養全不分彼此了一夜無事四個嫂嫂同問道五嬸
呀你讀書明理何不請你將妯娌和好的道理講吓崔氏起身恭
恭敬敬答道嫂若要聽妹尙記得些俗話說與嫂嫂一聽○待妯

娵要如姊妹樣。姊妹親，那有娵長。幾家生合攏成一黨，同一姓，同倒喊爹娘，食同鍋，錢米同屋放，同坟山，同上火堂，生與死都同一個當。又怎麼不該同心腸？有言語，大家相忍讓。有事情，大家共商量。有忘懷，不妨大家想。有活路，不妨大家幫。那個惡，解散大家講。那個忙，兒女大家誑。娵和兒媳都照樣。他後來，也不得生傷。果能够個個都大量，和氣家，天自降吉祥。○眾嫂齊說者，話果然不錯。到煩五孀，將婦女要緊的多講幾條聽。吓，雀又輕言細語說道：○女論語共有十二項。守貞節，婦女第一章。學勤謹，茶飯與績紡，學儉約，顧衣惜米糧。習禮儀，尊長要敬讓。習規矩，行坐要端莊。是性情溫柔，莫拘羣。是言笑低聲，莫猖狂。事公婆，怎樣事公婆，要如

爹媽樣。早與晚，殷勤奉茶湯。進飲食，愛敬存心上。有疾病，煎藥必先嘗。切莫拏言語去冲撞。切莫把閒氣，息高堂。果能使公婆心快暢，一家人都說你賢良。事丈夫，怎樣事丈夫，要如賓客樣。總願夫事事比人強。讀書的，勸他立志向夫榮貴。妻子的，也展揚貿易的，勸他莫欺罔。務農的，勸他莫荒唐。做惡事，苦勸將他攔。作善事，格外要相幫。切不可，告些枕頭狀。刁丈夫，骨肉去參商。如今的，幾多不會想。不賢名，臭過了一鄉。教兒女，怎樣教兒女，更不是別樣。慈與嚴，少得那一椿。兒聰明，送他把學上。兒蠢鈍，儘他務田莊。教勤儉，莫許他放蕩。戒邪淫，莫許他輕狂。若姑息，穿吃由他想。不成材，定要敗家廟。是女子，總要教力量。學操持，檢點與洗漿。常把那三從四德講。學

宣講補報 卷二
熟了長大纔在行到婆家賢淑人誇獎那時候父母也有光待媳婦更要寬心養切不可嫌磨壞心腸醜蠢的多半是福相貴人母幾個美嬌娘還教兒夫婦要和暢者纔算賢母有義方妹今日略將大概講望嫂嫂謹記切莫忘○眾嫂聽罷個個歡喜稱贊不了他婆婆那夜見媳婦一堆儘嘆他隔壁一聽聽到者些道理也就捨不得睡聽完才進房對蘇老說明又大笑道我先怕接了崔女兒多一張嘴吵架的那曉得他才者樣會事感化一家和睦使個個都改癖氣他才是我一個散氣寶哦兩老也歡喜不儘婆婆逢人便誇崔氏好處時常要他陪伴談閒他孝敬始終如一眾妯娌皆你敬我讓兄弟亦和順無間並且他家雞犬都和睦有四個抱

雞母互引雞兒再不啄有七八條狗每喂飯群候老狗吃完走了眾狗才吃者都是崔氏賢淑感化的凡鄉里親戚婦女來蘇家見了規矩都翕然感化多成賢淑鄉里皆贊嘆崔氏之賢並有好事的編成謠歌來唱一日蘇老在親戚人戶回來聽那些路旁做工人唱道○婦女要學好說來都記倒本處一家人他有五個寶一個躲懶人好吃不得了遇着好吃嗑喉嚨伸出爪上頓才吃肉下頓又在討邊吃邊就消真是喂不飽一個沔皮人摸掌不得了早像癩格寶一他嘴多人好說不得了不指雞罵狗就找人來吵一天不歇氣像個破响槁越講越加勁真正耳灌飽一個小量人氣

大不得了。時常黑起臉。只想把人找說出一句話。牆都沖得倒。沾都沾不得。真像氣脹飽。一個賢惠人。會事不得了。自從他一來。一家都變了。就是好吃的。嘴也在忍了。就是摸抄的人。也在忙了。就是好說的話。也在少了。就是氣大的。氣也在小了。堂上二老人。歡喜不得了。拍掌呵呵笑。這是散氣寶。勸人忍嘴些。莫像喂不飽。勸人急性些。莫像癩格寶。勸人少說些。莫像耳灌飽。勸人寬心些。莫像氣脹飽。要學會事人。像那散氣寶。學倒者個寶。公婆病也少。學倒者個寶。妯娌都和好。學倒者個寶。丈夫無煩惱。有了者個寶。一生用到老。婦女都像他。你說好不好。○蘇老聽了。又歡喜。又好笑。歸對婆婆笑道。人人都想招財進寶。我家財雖未招。寶倒很進得。

多。婆婆問寶在何處。蘇老道。現有五個活寶。因說明謠歌。兩老呵呵大笑。從此家愈興發。事皆遂意。巫醫從不至門。弟兄妯娌。五世同居。子皆成名。崔子會進出仕。親受誥封。蘇老夫婦。壽皆八旬。蘇姓子孫。至今猶盛。令人總說。別人不是。自己有理。殊不知以身教者。從像崔氏。只是自己盡道。別人皆感化。吾願賢婦淑女。將崔氏所言所行。照樣做去。亦必一家安樂。子孫榮貴。鄉里播為歌謠。後人傳為美談也。

賢婦敦睦

廣西臨桂縣范承先。仁厚弟承光。奸刻家資萬餘。父母見弟每欺兄。勸戒不聽。遂將二子婚配。憑族分居。年餘父母前後亡故。承先

妻陳氏識字明理，孝敬和睦，深知禮義，可稱內助之賢。生子長齡，承光妻何氏，奸巧任夫，刻薄橫暴，不知勸阻，生子長生，大長齡兩歲分後，承光家屢不順，承先餘積更多，不料長齡年方三歲，承先得病沉重，醫葯罔效，看看臨危，一日昏死轉來，見妻子皆在牀前，叫陳氏扶住他，流淚說道：「○未開言，不由我心如刀絞，好夫妻要分離，怎樣開交？」害病人要少洵些神我者回，想病好怕不能了，妻有幾句傷心話，緊緊記牢我死後你務必苦守節操，切莫學路旁棚，隨風動搖，替為夫立志氣，自有美報，教長齡耕與讀，正路兩條，莫說斷頭話，倘夫有不測，我知道守節教子的我二弟他平素刻薄奸狡，你總要大量些，念在同胞睦宗族和鄉鄰，都關緊要，能者樣纔算得女中英豪。夫君放心，我知道我

夫妻竟不能百年偕老者，也是命註定，大限難逃。妻把長齡牽攏來，等我看飽，喊一聲，痛心兒我的么么，兒可憐你纔三歲，世事不曉，我就要去了，你去赴陰曹，我生你不能够，把你教導你大了，凡百事要聽媽教，呀，你好生把你爹模樣記倒，逢節氣一想起，好把香燒，呀，我者塊痛心肉，別無挨靠，是你的短命夫，一點根苗全靠你為母的，又盡父道，嚴與慈都要用，切莫心焦，要念我臨終時，諄諄訓誥，說到此，咽喉硬顆顆，泪拋，呀，你能把分離話一一做到，死鬼子到九泉心也逍遙，陳氏道：夫須養息病體，不必過慮，數日承先遂死，陳氏盡哀安葬時，方二十二歲，立志守節，教子內外操持，皆有條有理，但長齡體弱多病，陳氏常以為憂，到處求神許願。

修補祈子安泰。忽聞人言城中來一相士，何君平能定人生死壽夭。陳氏因携子來城看相。相士看陳氏道：善婆婆相該刻去損子。又看長齡道：此相難滿十六歲。陳氏問可挽回否。相士道：要多作善事。陳氏道：曾與神穿金上袍，修橋補路，該也免得。相士道：此雖善事，不如從根本上做更好。陳氏道：公婆已死，其奈之何。相士道：善婆婆相頗富足，如周濟族人貧乏，便是大善。請聽：天生人雖有相，却無一定。好與歹，總要憑一點良心。相好的，做好事，存心更正，那富貴自然的；步步高陞，相不好存的心，可對神聖。老天爺也默佑，轉枯爲榮。善婆婆，你說是雙親殞命，就不能培植到你的本根。殊不知那宗族一派衍定，你能够和睦，他便是孝親。族中的衣食缺，在受窮困，你不妨周濟他，莫吝錢文。或婚嫁，或喪葬，無錢安頓，你不妨替他辦，把事完成，使族人早晚間感激不盡。你祖宗在陰靈也是歡忻。善氣冲上天，諸神欽敬。又何愁你貴子壽不長。春善婆婆，把我話好生記穩。多作善，管教你一家安甯。陳氏謝了相士回家，將此言常記在心。適有族姪女蘭香，幼許吳門，是年將出閣，難辦嫁奩。女父哀告族中無人應承。陳氏遂出銀替他備辦嫁奩。又族姪孫范慶元，幼定婚黃姓。黃嫌貧欲退婚，勒聘金五十兩。慶元哭訴無路。陳氏亦奮然如數代娶，更與錢安家。凡喪葬以及歲暮求濟者，悉與之。于宗族尤加倍周恤。由是族中戚鄰莫不感激稱謝。獨范承光初見兒死，只想嫂嫂改嫁。長齡多病者家

屋一定要歸他。那知陳氏守節三年心如鉄石，兼之族中人人歡悅，個個感戴，想嫂嫂者樣，又怎能得他絕業。暗想道：對門薛媽媽短媒長媒都會做，不如請他去勸嫂改嫁，不肯嫁，就請他做個短媒，我拿奸誣他，就好嫁了。許事成謝錢。那日薛媽笑叟叟來至陳氏家中，陳氏知他不是好人，先問道：薛嫂有何貴事？薛道：因范大嫂夫亡子幼，冷淡寂寞，特來陪你嘆家常。陳氏道：冷淡寂寞，守寡之常，只是寡婦門前是非多，雖你我皆是婦人，又道：三姑六婆，淫盜之謀，除了忠孝節義家常，別無話說。薛嫂素行能幹，諒也不說傷風敗俗的話。陳氏將薛媽媽口先封住，不好啟齒。扯張扯李說些辭去回覆。承光見計不行，便強斫竹木。陳氏看見道：二叔要用

儘管多斫些承光，又佔地界堰水。陳氏只做不知，總說弟兄如手足，不分還是一家，何分彼此。承光見嫂守了五年，毫無破綻，心想橫了，我是親小叔，硬要他嫁，就是乃至陳氏家，說道：嫂嫂夫死，妻必嫁，哥哥死了五年，長齡多病，儘守也無結局。我今天鬆個口，趁年青改嫁高門，得個晚年風光，長齡或好或歹，有我帶起，莫說我分了家，就不關心你，說好否？陳氏道：爲嫂只知守節，撫子別事何勞。二叔操心，承光道人親了也說不得，你肯嫁，我就喊人來抬你，不嫁，我就與你合家，你總要依我一條路。陳氏心下明白，從容道：二叔替我想方，都是爲我母子，只是或改嫁或合家，都要憑族，人方可，不在忙上。承光說使得，陳氏請合族老幼齊集，承光亦至。陳

氏不慌不忙說道。一見伯叔深深拜，合族聽我說根芽。曾記當年公婆在兩股家業就分開，夫死是我命運歹。守節撫子理所該，忠孝節義書上載。也曾多少記心懷，守節三黨都光彩。失節見人把頭埋，我今居孀有五載。並未鞋尖與腳歪，外人也未來喪敗家。族也不起疑猜，昨日二叔說出怪。逼我改嫁喊人抬，長齡他要估。住帶還要合家搬，籠來明明嫁母把兒害。要圖絕業與家財，理行若投外人擺。怕的骨肉失利，諸又道家綱不可壞。莫與子孫種禍胎，特請家族來排解。尊卑都是大有才，看我守節那些壞。教子那些不成材，看他心腸歹不歹。看他逼嫁該不該，誰是誰非都莫碍。照理剖斷得下台。陳氏說完承光含糊支吾，說不出情理。族長

范鳴盛家道富足，秉性剛正。大聲說道：論家綱婦女們全節爲大有節婦，才算得大族之家。我范門誰能够立志守寡，陳氏女他偏能美玉無瑕，守冰霜真不在古人之下。者節操就令人可敬可嘉。三黨中都爭光，親鄰值價理當要請旌表。合族光華况陳氏濟貧窮，錢米常把多有的受他恩，誰個不誇范承光。你把他情理想吓做的事說的話，那點有差。就是有外人來找他講話，你還要承個頭不可挪。爲甚麼反先來逼他改嫁，你是想把絕業一掌百拏。是者等不懂事，蠢似牛馬。我族中先當要論個家法，憑家族陪了理還要捱打，免得我做首呈遞進公衙。倘若單不成服不聽教化，管教你小奴才帶鎖披枷。族中人者件事切莫害怕，是用錢有

宣講福報 卷二 賢婦敦睦
我認不要你批 眾族人都說真心守節的神鬼尙且恭敬朝廷
都有旌表豈可逼嫁圖產嗎族長公斷誰敢不服承光無詞只得
認責二十自此承光愈恨陳氏陳氏不動聲色又不吵鬧角孽從
從容容竟使奸人逼嫁念頭止息此等度量見識豈承光所能及
孰知承光不反躬自責總想謀害陳氏母子一日暗辦毒葯假請
嫂嫂姪兒和顏說道嫂嫂爲弟從前錯出言語如今失悔不轉望
嫂嫂大量切莫記懷陳氏道手足之情話明有何記懷承光道嫂
嫂旣不記懷明日可帶長齡至弟家小酌以後都無嫌疑了陳氏
慨然應允承光回家次日將酒菜中都放毒葯不料陳氏母子偶
然腹痛不能行動承光安排已久見陳氏不來乃出門遠望不意

他妻何氏帶子長生自娘家歸母子已經飢餓入厨見有酒菜竟
自大吃大嗑吃個飽承光久望無影回見妻兒七孔流血在地案
上酒肉吃了一半才知害人終害己報應不差移失悔痛哭道
一見妻兒齊喪命不由兩眼淚長傾今日我的夢才醒不該欺嫂
起毒心因嫂立志不改姓家屋年年往上升他周族戚人稱論總
不說我是好人我才逼他講陣很一心想把絕業吞那知他將家
族請族長斷理不奉情打我二十氣難忍還想把他害絕根請他
來家把錯認歡歡喜喜他應承我想者回事對勁酒肉都把葯拌
勻他纔不來難得等出外望得眼睛昏想來還是天不肯使我妻
兒轉家庭爲甚全不將我問見了酒菜吃不贏何氏妻長生兒呀他們母

子到安穩我的妻兒兩脚伸咽喉氣斷渾身冷可憐七孔血淋淋
怎麼害人全不准害得自己好心疼人說報應我不信果然暗中
有鬼神妻呀你們陰靈休怨恨多多與你把紙焚承光安葬後
日日惡氣半年害氣痛病死家業盡歸陳氏母子長齡時已九歲
病亦漸減忽來一貧婆賣藥陳氏問能醫兒病否貧婆即取二丸
命用姜湯送下當吐痰數盃而愈欲留貧婆款待忽不見陳氏道
者樣靈丹似神仙一般聞空中言道非佛非仙救苦救難相隨心
轉故來療患方知是觀音母子焚香拜謝由是周濟族戚貧乏越
不惜銀錢長齡極聽母教性亦忠樸成人後鄉里常欺其懦陳氏
總教以忍讓爲高有強鄰廖大洪見范長齡界上有大樹數株爭
是他界內將樹估斫長齡與廖講理憑眾看約受賄者斷廖有理
范要憑神廖要憑官惟鄉約唐守正據理說道論樹本在范家界
內廖姓不必恃強我們一鄉之長若不公平神明定要譴責子孫
莫想發達勸你們狀不消告得樹要還范姓照約據各管各業就
是大洪不依定要告狀長齡回向母言陳氏想了一會道千年因
地八百主爭的那有買的多人要和鄉黨以息爭訟豈可因訟結
孽馮况失界事小結孽禍大不如讓與他罷次日命長齡備帖請
大洪守正來家小酌酒數巡陳氏出堂說道我今日請各位意
思安在爲的是些小事我本不該想昨日講理行爲那邊界廖先
生又何必記在心懷是你的也不妨那個見怪何必說要進城告

起狀來曉不得我女流不便出外，怎能够去見官，又去會差，接駕來，寔抱愧，無有好菜，請寬心，多飲杯，把量放開，姑念我無人手，還望攜帶我兩家善開交，莫種禍胎，者地界我不要，也是無碍，有樹木任你用，任你斫柴，但只是當大路，怕有禍害，出了事，就不得累我受災者，是我讓與你，並不是賣，從今後講和好，大家下台。唐守正聽罷，便向廖大洪道：地界他願讓與你，但當大路易得生禍，才范大娘說得明白，日後有事，不得連累他，今憑我說過，倘有異議，推諉，我就是鉄干證，莫怪言之不先。廖說界既歸我，有事決不連累於他，訟事遂息。那知第三年，界上遇一醉人，打傷人命，大洪不敢說不是他界，用錢二百多串，才悔不該佔范姓地界，自此賬漸

深沉數年，衣食欠缺，請中賣田，奈在范姓界內，別人不便承買，只得央求中人賣與陳氏母子，陳氏辭之至再，乃向中人道：若要我買，除非像我當初讓界，請他那樣義道方可。中證回覆：大洪不得已，只得備帖請陳氏到屋，百般奉承道：在席上尊一聲，范家大孀多蒙得，不嫌棄，到我門庭，真果是有仙風，一陣吹進，滿屋理就者樣，香氣薰薰，有福人到家來，分外喜慶，就像龍行一步，草本光生。范大孀可算得，女中堯舜，待鄰里如兒女，個個沾恩。切莫言重，有何德能，承廖先生呼喚，不知何事。因愚晚者幾年，時運不正，遭橫事，該了賬，越搯越深，沒奈何在前年就請中証，一心想賣了業，把賬還清，兩三年到處賣，無人承認，要賣與范大孀，換出金銀。我那有銀錢買，你若說無銀錢，那

是謙遜急難中救濟我永不忘情。你賣與別人，我是買不起。賣別人一個個都

是抹指他總說者田地該賣近鄰，只有那范大嫂他買才正。我們

界不相連，何必勞神。因此上來接駕，當面議論，要望你老人家歡

喜應承。你前頭嫌窄的，怎麼又要賣嗎。悔不該我從前恃勢講得很強，爭你那邊界

佔你樹林，那曉得就遭禍，就受貧困。爭荒山賣水田，看來是真望

大嬌寬容我，切莫懷恨。未必你，把前事還記在心。福大的量自寬，

這是一定。總求你老人家大發慈心。大洪愚晚長，愚晚短，餬摸

了一陣。陳氏問道：要價值多少？廖說：我父原先買成一千四百兩，

隨你老人家定價。陳氏道：與你八百兩。廖說：太少了，求情再陞。中

原皆不允。大洪想陳氏素喜唐鄉約，正直請守正圓成其

事。唐勸陳無執拗賣田，最慘貴買子孫，永受何妨。多點陳氏曰：非

不多出，因等你來作中，好填情。唐問廖寔價，廖要坐一千些，微有

零，乃合成一千二百五十兩。陳氏要騰空交價，廖件件依允。當交

庄時，大洪情形淒慘，田價所剩無幾。陳氏交銀時，笑說道：廖先生，

你從前爭界，然何捨得賣與我？若是爭來，又賣到是不爭，還好些。

哦，說得大洪又羞又息，眼淚牽線的流。陳氏說：廖先生不必悲傷，

念你是多年鄰里，格外添銀一百兩，以作起家資本。大洪當時叩

頭願拜在膝下，為義子。以後有人爭界，鄉人就笑說：你在想當乾

兒子嗎？至今傳為笑話。後長齡生五子，入泮者三。陳氏高壽九十

餘，無疾而逝。范鳴盛與唐守正子孫皆盛，科甲漸起。人稱為公正

宣讀福報 卷二
之報夫陳氏一女子耳守節撫孤人猶可爲而其恤貧族以推恩聽善言而積德解禍患不動聲色禦強鄰出以從容見識度量真有加人一等者矣卒之短命變爲長壽失界依然得業天亦何嘗負人似此巾幗丈夫不特婦女所當效法卽鬚眉男子亦宜奉爲箴規

勸夫四正

有六訓上孝順父母一條說爲兒子的要爲好人行好事使父母心中安樂才好像世間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也多而最甚者莫如嫖賭嚼搖鴉片煙傾家也是這幾項喪命也是這幾項父母見兒子如此行爲最是傷心不了的人若犯了就要聽勸卽速改悔那

父母心裡才安然後來才有個好結果的這有一個人幾項都曾犯過却得一個賢淑妻子隨事勸轉使他父母陰魂得安他夫婦都享福享壽說來與列公一聽定遠縣鄉里有一謝翁家頗饒足但性太慳吝妻李氏屢勸不信迨後頻遭橫事夫婦先後沒家業已空只剩一點坐場有一子名文正自幼聘楊致和之女爲媳及過門見夫無執業乃商量借錢佃田耕種楊氏勤苦操持文正被人牽引賭錢楊氏勸之多被辱罵一日將耕牛算去楊氏說了幾句文正大怒楊氏乃輕言勸道歌夫君不必生怒氣且聽爲妻說來看你說當年兩家結親事田地房屋件件齊那個時候自從來些甚麼在你家裡一概冰消莫留遺那是我爹媽賣就該各人立個志時了的怪得我嗎

時勤苦把鋤犁我請有人做嗎佃人田地利極細全憑自己多做些你不去

嗎為妻去做都容易不該好賭把錢支我賭錢支了些甚麼糧食不見幾多

幾棉花線子五秤餘匣內不見簪環並首飾箱內不見裙套與袖

衣那是你各人大意未必是我偷去不成嗎那些就算我大意這隻耕牛怎樣失牛到

是我輸了的日子嗎縱有贏時散去易那見賭錢把家積雖不能積

這樣買那樣漫道贏時得稱意有罪十條你不知這打牌賭錢原

到底稱意罷漫道贏時得稱意有罪十條你不知這打牌賭錢原

有甚麼罪嗎我不是空子你今說來嚇得我倒夫君原不是空子待我一一說端的話那

楊氏說我見善書還有戒賭十則雖記不清白那大意我還記得

倒說賭錢第一壞心術這人的心術原要光明正大才好若一入

賭場就是強盜心事你想贏我的我想贏你的設起多少圈套這

出多少機關無論親戚朋友叔姪弟兄都一樣使奸弄詐好比那

拿起棍棒在窄路上搶奪人財物一樣你看這心術壞未壞呢第

二是耗家財這家中錢財人人都是愛惜的一入了賭場若是起

先贏了又想要多贏些若是輸了又想去翻稍日復一日漸次把

空錢輸完又拖起債賬受人追逼從此賣田地房屋衣服器具以

致妻兒子女受凍受餓並坐落都沒得敗家之快莫快於賭所以

說是耗家財第三是誤正業人無論貧富或讀書耕田或做買賣

手藝各有一行正業一入賭場讀書的便就誤詩書耕田的便就

誤庄稼做買賣的便就誤生意做手藝的便就誤工夫以致名不

能成利不能就其誤人甚係不淺所以說是誤正業第四是傷天

倫這家中父子兄弟夫妻就是天倫最要相親相愛若是兒賭錢那娘老子曉得了未有不加打罵就是娘老子善良懦弱也必啞惡在心甚至惡成病死的都有這是不是傷父子之倫弟兄中若有個賭錢那哥子必然說兄弟兄弟必然說哥子以致大家生氣吵鬧分家一輩子都成冤結仇這是不是傷弟兄之倫好好的夫妻若是丈夫賭錢那妻必定拿好言來勸他勸至多回不聽也有夫妻吵嘴打捶的也有夫妻失和分家的也有丈夫偷錢偷米偷衣服物件以致妻子惡氣或尋短路而死或惡成病而死甚至輪溢了沒可奈何竟是把妻子嫁賣的都有這是不是傷夫妻之倫所以說是傷天倫第五最易致病凡人平素皆曉得調養若入了

賭場餓也不覺得冷也不覺得一天賭到黑一晚賭到亮損精勞神又一心想要贏又一心心恐怕輸贏了人不結錢也是氣輸了受人追索也是氣從此飯食減少形容枯瘦一輩子成了廢人的都有所以說是致疾病第六是結仇怨好好的親戚朋友到人了賭場頃刻間就翻過面顏爲一句話不投機一個錢不鬪數就吵起來打起來從此懷恨在心你想報我的氣我想報你的氣爲些小事就從中刁弄起來所以說是結仇怨第七是生事變或門戶開閉無常匪人乘間而入偷竊物件此盜賊之變也或乘主人酣賭直入臥室滅燈苟合此姦淫之變也至因賭而釀成官事者有之事變之來說之不盡第八是損品望人卽貧賤能以禮義持

身勤儉爲人則人皆敬重，若是好賭，其年雖少，別人已料不能成家。若是厚道家的子弟，旁人嘆及祖先好善，何故出此喪德人？若是刻薄家的兒男，人必說惡貫已盈，自當生此敗家子。愛他的說，可惜聰明之子，誤入迷途，恨他的說，這等破耗之星，正見天道循環不爽。宗族不愛與他，答言弟兄不愛與他同路，想要與人交好，人必背地說那等人是不可相交的。就是兒子娶媳婦，人家不肯婚，怕女後來餓飯，就有好女人家也不肯婚，恐怕把兒子帶壞了。若少長缺短，想借貸，人必不應承，恐怕後來還不起，看來好賭之人一文不值，所以說是損品。望第九是招侮辱，人在平素凡說話坐次都要分個高下，至入賭場則只論錢，不論人，每有下流極賤的人，都同在一棹，反坐在上手，甚至哥兒弟兄相呼，你我相稱，若是因賭輸贏爭吵，不但辱及妻孥，並辱及父母祖先，者是自招侮辱。一至於此，第十是失家教，人家有子孫，莫不教他爲好人，然要子孫好，先要自家做個榜樣才好。若自己在外賭，或引起人在家裡賭，那子孫朝夕看住，必定也去學習，學習慣了，你們是小賭，他們反大幹起來，你若說他罵他，他反搶駁一陣，說你們又賭得，我們怎賭不得？從此子孫賭，那雇工奴僕也賭，甚至婦女們都賭起來，看還有個規矩莫得，就算不至於此，那賭的些人，大半是輕狂放蕩的一類，子孫與他交好，習狎志氣日益卑，言行日益壞，恐不止破敗家貲而已也。以上十條，將賭的弊病已說透了，像夫君

原不是愚人細細想到這些話看還是賭的好不賭的好呢那謝文正聽得如此便大大悔悟說道歌賢妻說的是正理我自覺做事大差移只說賭錢是頑意誰知罪過已齊眉心術原來是根蒂壞了焉能想發籍財是全家倚靠的蕩費全家受慘悽人生正業營着意耽誤正業難下席天倫所闕寔不細傷了天倫天不依疾病是親憂慮的因賭致病真不值鄰里親朋要和氣結成仇怨無了期人命盜賊皆禍事最怕出醜更掃皮平素人人敬重你一下流品望低並遭侮辱及罵詈輸極還要受威逼倘若子孫照樣去失了家教定流離看來賭錢真莫趣世人何故那呆痴我今對天發下誓虛空神靈皆鑒茲文正若再將賭試甘願萬死入阿鼻

從今一心種田地勤扒苦做樂朝夕話文正戒了賭做庄稼兩年將所欠債賬還清猶有餘錢不料庄稼被人奪去沒奈何才去重慶做生意一年算來賺了二百多串錢便把銀錢看容易了二年被人引去嫖娼不上一月用了六七十串錢楊氏曉得了候文正歸家辦些酒殺飲至半酣乃說道夫君前日被入籠去打牌賭錢是妻幾句粗言夫便回心轉意妻每想到此不覺感泣但人生大罪賭還在次嫖是第一我曾聽我父親說婦女家以名節爲重若是被人淫污則大節已失雖有別的好處都不足數所以偷眼窺看人家婦女則爲視淫犯了一次死後陰曹定要挖眼一次的見人好婦女心裡想念不忘則爲心淫犯了一次死後陰曹定要挖

心一次的見人好婦女口中對人談笑則爲口淫犯了一次死後陰曹定要割舌一次的你看說的想的都還有罪若是寔有淫污之事這個罪孽比那提刀殺人的還大得很些蓋殺人者只殺其一身而淫人者殺其數世而祖宗含羞父母含羞公婆含羞是殺其祖宗父母公婆矣中而丈夫抱慙親戚族人抱慙是殺其丈夫兄弟親族矣下而子孫蒙垢世世代代都洗不脫這臭名是又殺其子孫矣夫以片時歡娛不啻提刀殺人你看者罪孽了得起麼况好淫之人或有被人殺死打死者或有絕嗣短壽者或有妻子還債眼睜睜被人淫污者此猶是陽世報應又曾見文昌帝君天戒律上說淫人良家婦女及逼污丫鬻僕婦者死後罰在銅柱油

鍋刀山劍樹碓舂鋸解等地獄受苦五百劫方托生變驃馬五百劫後復還人身爲娼優下賤以償夙債淫人處女寡婦尼姑者在地獄受苦八百劫罰去變豬羊又八百劫復得人身爲瞎爲啞四體不全之人若不顧倫常以上亂下以長亂幼以卑亂尊內亂宗族外亂姻親者在地獄受苦一千五百劫罰他變蛇變犬又一千五百劫乃復爲人或在母腹死或在孩抱中亡畢竟不享高壽這樣看來若犯了淫惡不惟在生折祿折壽折功名折子孫死後還有這多的慘報豈不比那賭之一條罪還大得很些近來聽說夫君被人牽引誤入迷途在重慶城內某巷某姑娘往來情密縫的那些衣服製的那些首飾未知此事是真是假無妨對妻說明那

文正聽得妻子將他眉毛眼睛都說出來了，知是無可遮掩，便說道：爲夫被人牽引，寔有此事。此是爲夫的過錯，但夫所嫖的係屬娼妓，他是賣，我是買，不過要花費銀錢，想來沒甚過犯，與賢妻剛才說的似有差別。楊氏說：嫖娼與嫖良家婦，私窩子半開門，雖是不同，畢竟都有罪的，且不與夫君說別的罪，曾記得有歌一首，吟來夫君聽聽。歌勸世人莫要嫖，婬姊們慣賣嬌，做盡風流假圈套，痴心恩愛如珍寶。當面奉承背後嘲，有朝日囊欲盡，情先了，只落得梅瘡遍體更可憐。衣食無聊。詩這首歌詞是說勸世上的人，切忌莫去嫖娼，要曉得娼妓姊妹，慣於賣嬌，做的過場都是虛情假意，騙那痴迷男子，信以爲寔，當作珍寶一般，豈知當面如此奉

承，背着你的眼睛向別人說，某個真是肥空子，把你嘲笑得不堪。若是你有錢，肯時常拏錢把他，頗使頗用，他還奉承，若是你的錢用完，你去，他便不瞧不採，若去多回了，他還將你辱罵個飽，罵你這個窮鬼兒，以後不許上他的門。那時一分家業，盡送娼婦之手，搞得衣不充身，食不充口，你想這是誰作之孽，卽或家業大銀錢，廣不能到此田地，然那娼婦的毒氣最重，中了他的毒氣，藏在骨髓裡，慢慢發出楊梅瘡，遍體皆是痛苦異常，輕易調治不好，就是調治好了，而骨髓有毒，以後多不能成孕而生的。男女先天有虧，多是撫養不成，若是先無見的，從此便要絕根，絕代。你看這患害，是大不大呢？那謝文正聽到此處，毛骨疎然，便向妻子說道。歌又

宣詩補卷二
聽賢妻這番話驚得爲夫肉也麻只說隨人去頑要誰知禍患這般辣錢財用了都完罷絕滅子孫寔堪嗟死去坟標無人掛祖父香煙都斷扎不孝只有無後大這個罪名是無加從今我把誓發下再不閑遊到娼家話那楊氏見夫悔過不勝歡喜便說妻聞天道惡淫不加悔罪之人只要夫堅意改悔已過之事不必望懷那文正淫念頓灰路上遇着美色都低頭不看一心做生意一日在城裡偶得寒疾要去扎葯同店人說寒疾不消吃葯只有鴉片煙最好文正依說吃幾口鴉片煙果然神效自是常吃又製一套吃煙的家伙回家哄着妻子只以治病爲詞楊氏說這鴉片煙一件妻也會聽父親說過說些小病症如發痧傷了風寒肚子作脹或

筋骨痛吃了如手取一般若吃久了上了癮不惟不能治病且要染出許多病來蓋鴉片煙最是傷財敗體的毒葯與那嫖賭一樣妻曾記得有歌詞三首歌畱着家財許多好兒子兒孫受溫飽如何放住一鎗中一道青煙不見了不見了將來終身難到老體不溫腹不飽抱着煙鎗怎過了二畱着性命許多好妻室年幼兒女小如何手執金銀鎗將身一鎗就刺倒壽元未到氣絕了兒又弱錢又少拋別嬌妻如何了三畱着身子許多好高堂白髮有二老如何輕把性命拋雙親一痛氣絕倒氣絕倒坟上焦乾泪濕袍望嬌兒一堆草你在泉下如何了話楊氏說畢那文正便流泪說道我又錯了果然見許多富家郎因吃煙吃窮了的又見許多精壯人

因吃烟吃瘦了且吃死了的不經說明還不覺得一說明了就如擺在眼前一般看這烟還有甚麼吃場呢我將吃烟的東西盡行打爛日後就是害病到死都是不吃了的歌賢妻真是會說話說得爲夫眼泪撒。想這鴉烟其害大喪人性命又傾家手拿鎗盤碎打更向虛空把誓發。文正若再把烟假眼前活活遭天殺。話楊氏見夫如此悔過又不勝歡喜自是文正不貪外事一心料理買賣又過一年算賬約有千餘金是時楊氏生一子文正喜之至極一日在城買些紬緞並金玉珠翠首飾等項拿回交妻楊氏說某料係與孩兒縫衣帽的想賢妻自到我家辛苦百倍並未穿戴好的我從前嫖賭鴉烟一概蒙賢妻規勸此時銀錢頗便特打起金

簪子一根金耳環一對翠如意一枝瑪瑙珠子二串翠片花一枝玉圈子兩隻並縹緗平縐紡綢及花邊琅玕等項與賢妻縫一套時尚的衣衫裙褲以耐半世辛苦賢妻可如意否楊氏看了說道承夫君一片美意者是世俗之見與正經道理不合妻聞禮記上說童子不衣裘帛又聽說前朝有個袁了凡先生爲知縣年到四十才得一子命夫人縫一件縹緗襖過冬夫人說縫一件縹緗襖差不多十件布綿襖我不如縫十件布綿襖拏一件與兒穿拏九件以周濟那貧兒無衣的了凡先生說夫人如此設想此子日後定是福壽綿延想他做官人都不拏好料與孩兒穿我們庶民家只好舊衣服與兒改換出門去外面套一件新布衣就是若拏縹

宣講福報 卷二
緞與他穿，豈不怕折他的福壽哩。至於爲妻操持家務，勸勉丈夫，乃是分所當然。論到婦人穿戴，總以樸素爲佳。我又常聽父親說，漢朝有位馬皇后，他平時穿的都是布衣練裙，戴的銀首飾尙少。至今千百年，人都稱頌馬皇后之德。那穿戴好的，並不見有人稱頌。可見婦人家好歹，並不在那穿戴上。況金翠珠玉及綢緞花邊，論到律例，要官家才用得着。我們庶民家，只要不少穿吃，就是豈可越禮僭分呢。况人之衣祿有限，若不惜福，不拘甚麼買來穿起，戴起，要與人爭強賭勝，那衣祿一盡，豈不要短壽元呢。况穿戴美麗爲艷粧，艷粧是神靈最恨的，死去要坐寒冰地獄，穿起鉄衣，帶起鉄帽，像夫君者樣愛妻，寔是害妻。趕快卽速送還，妻定然不用

的。又古人曾說得有，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卽一金已屬過侈。若有餘錢，看那親族鄉黨中，有少吃少穿的，掣些周濟於他，便是積德。夫君何不以錢積德，要買那些來作孽哩。此是爲妻的愚見。夫君不要見怪。那文正聽得這番話，如破天荒的一般，就稱頌不了。說道：「聽賢妻這番話，真是高見，像我這爲夫的，不及多焉。想世間婦女們，多愛妖艷，周身上穿戴起，恰似狐仙小兒女，打扮得十分燦爛。我只道妻意中，也想這般。因此上買這宗又買那件，欲取得妻歡喜，不吝銀錢。誰知道我賢妻識見高遠，自幼兒曾讀過古聖先賢，說小兒要依禮，不用綢緞。說婦女總只要樸素爲先，有銀錢用以正廣行方便，印善書，作善事，多種福。」

田這段話說得我好不好。報這段話說得我寔在心歡。從此後照樣行，決不糊幹。省些穿，省些吃，拏濟貧寒。陰德廣，善行多，神天必眷。夫妻們，或得個福壽縣。話自是文正將那些衣料退還，一味布衣布服。至于修橋補路，刻印善書，一切濟人利物之事，無不樂為。所行善事甚多，而生意越發茂盛，約計十餘年，發萬有餘金，置買田業，生有三子，俱極聰明。後來前程未可限量。此是楊氏善勸，亦是文正肯聽勸，所以有者樣的好結果。我每見世上的婦道家，因丈夫不成器，就脹氣不過。一見丈夫回家，便黑臉噉嘴話，也不向他說，衣也不與他洗，鞋也不與他做，茶飯也不與他弄。殊不知丈夫見你如此行爲，越發脹氣，亂糊亂爲，不歸正道。終久還不是

你跟倒他作難吃虧。總要像楊氏者樣善勸其夫，輕言細語，說些成敗利害，講些因果報應，設些比方。彼未有不改悔的。就是他終不改悔，我爲婦之道已盡。在生無愧，內助死亦不受地獄諸苦。必得女轉男身，投生福地。如世間男子漢，總要想個前後出頭，切勿任隨婦人怎樣勸，怎樣說，與他求情，毫不信。只待搞得一個罄盡，作難時才悔，那就遲了。不爲正道男兒，以謝文正爲法，各盡其道焉可。

順妻棄母

安化縣一人，姓伍，名懷安，妻胡氏，頗有姿色。自幼娘家少教訓，懷安愛如珍寶。弟兄三人，母居孀，懷安聽其妻不孝，凡母說話，不是

抵觸，就是違拗他妻一言，卽聽進心裡去了。一日他父冥壽，母叫他上市辦祭禮，與父獻壽。他妻私叫他秤線，扯布買假纂。他上市將妻言的盡買，母說的不買。回家母問他，扯故說錢失了。母信爲真，用蔬菜祭奠，哭訴一番過了。又一日他妻煮飯，拋撒五穀，被母說了幾句，那夜他妻就向他告枕頭狀，說婆婆刻倒他，嫂嫂弟媳全然不是，媽都不說。他第二天就向母親發氣，說這當二老人的要會當，心要平，莫說那個好，那個不是，冤枉人。後來有報應的，他母暗想：這奴才說這個話，道也蹊蹺，明明我昨日把他妻子說了幾句，他今日拏這話來說我，也不與他爭論，只陰倒惡。又一日他兄買布一捆，交與母親分派，母親分派，每人一疋。他嫂嫂弟媳人多，他只有兒止，分得三疋。胡氏不服，夜來又向夫說，分布要照舊吃飯，也要照人就好。我們三口人吃，他們只拏三口人吃，這就不公平了。他次日又向母親說，昨天分布，今天將米也拏來分了他。母不知是甚麼緣故，遂說一家人未曾分家，怎樣將米來分了？怎樣分法呢？他說母親只會分布，就不會分米。母親一想，這奴才就來譏誚我，假裝不知，將一家統住，好積銀錢。那夜他對妻說幾回，起不倒見，又想何計。妻曰：要分家，非大鬧一場不行。明日我尋嫂嫂弟媳吵，你找哥哥兄弟鬧，不怕婆婆他會管。懷安說：又怎樣起見？妻說：明日我兩個假裝打架，婆婆必要問，你說爲大眾，用我們私積錢，主意已定。第二天他兩口子說着說着，就是一架。母親問

道你兩個打架爲甚事呢。懷安道爲他的拜錢私積錢着大眾用了說嫂嫂弟媳的都收去了他的不拏與他嫂嫂弟媳聽見說他有那些拜錢胡氏聽說與嫂嫂弟媳一架吵起說我大舅娘二舅娘是多少大姨孃二姨孃又是多少我乾哥乾嫂又是多少數一大壩說不煞攔他兒聽不過遂說兄弟我們未有那個積私今日爲何拏這些小話來說他見哥哥說遂與哥哥一架吵起他母見一家人盡都吵鬧起來遂說你們不消吵聽娘分附誑一家人坐草堂吵吵鬧鬧都只爲兒合媳不聽訓教想你父丟了娘去世得早可憐母獨居孀緊守節操那時候你弟兄俱皆年少虧了母來撫養不辭苦勞撫成人與你們才把親討我只說有媳婦替我

化勞那曉得今日間一齊吵鬧也不管爲娘的心不心焦娘想說這一個那個在跳娘想說那一個這個逞刁沒奈何我只得把你父叫丟下我爲兒女來把氣洩你弟兄者忤逆都不克肖不聽娘說的話怎有下梢你妯娌莫爭論聽娘指教爲婆的吩咐話緊緊記牢人生在天地間總要盡孝或男子或女子切莫橫豪男子們敦孝弟才是正道女子們講柔順婦道頭條竈王爺傳六戒你們該曉兒合媳要遵行才算爲高娘今日把你們寔難管倒好好與你們來分了各自勤勞分開後妯娌們都要和好弟兄們要相顧切莫輕拋娘願你幾弟兄個個都好不枉娘守冰霜撫兒一遭他母分附一陣遂請親族將家分了懷安自此越聽婦人之言說

他妻會打主意分家之時，他母議的吃零供，每人四個月，到他名下，也就難說，假裝儉吝積家，連油都不稱，有好飲食，他夫婦私自吃了，母親何曾得見，每逢到他家，母親常哭，那回被他哥哥看見，問母親哭甚麼，母才說他兄方知，遂不要母吃零供，搗養膳穀，每人四石，那夜他妻又與他打個主意，要母跟他坐，不然穀不搗，弟兄無奈，遂勸母就跟他坐，各自吃也無妨的，自母來後，凡母用一文錢，就掛兩個稱，一斤肉，就掛兩斤，算賬時，他一陣算盤，說十二石穀不夠，他還貼了幾多，母說未用這多，他說母老糊塗了，記不清，母親恚氣，一日向親戚歎曰：懷安不孝，我也靠他不着，我猶如無得這個兒子一般，誰知他妻聽見，那夜又與他打一主意，媽說

無你這個兒子，你明日把伯叔兄弟請來，問媽既無得我，然何要我搗養膳穀子，懷安依言，次日果將伯叔兄弟請來，就說母親無得我這個兒子，從今以後，養膳穀，我是不搗的，氣得他母啞口無言，他兄說：你不搗淡事，我與兄弟一個多搗兩石，莫把母親急壞了，那夜他妻又與他打一主意，只說口講不穩，要出約據才有憑，次日又去找哥哥，要出約一張，生不養死不葬，哥哥氣急，就出約一張，將母接去，不料他兒也成人，還報就來了，娶房媳婦，比胡氏還很些，飯是不煮的，惹着他，不論公婆亂捲，他兒又嫖又賭，將家浪費大半，一日他媳婦要回娘家，分咐婆婆，明日飯要早些，不料胡氏起晏了，被他媳婦，呷一頓飽的，胡氏不敢回言，遂向他兒說

他兒說是你兩個老莫衣食與我討的望倒我說也無益胡氏急

得跌脚儘他兒子媳婦說一陣出去算了不覺傷心去向到婆婆

痛哭一場詎想從前事婆婆我也盡孝本你也盡孝嗎光是惡言

為甚麼我媳婦這樣橫豪未必跟你一樣若有人惹着他就把火冒

好一似母老虎長了倒毛依你說來比你從前還激烈些呢不論老不論少

個飽我好似他媳婦還要心焦你才曉得媳婦哄麼你飯不煮猪

不喂地下不掃一張嘴哄死人全不肯饒那個叫你前頭那樣做

麼可憐我一天走脚都痛了他還哄我挨死全不勤勞我只說討

媳婦後來防老我反轉服事他海水倒潮看起來還不是我從前

當媳婦未必不好今日裡為婆婆受此焦勞如今你才看起來這

報應是在速效屋簷水點點滴不差分毫 婆婆說他你不要哭

了媳婦回來曉得你又是不得了的不幾日他媳婦回來噏起他

的丈夫要與父親分家他父親對妻說兒要分家你又打個甚麼

主意妻說去請伯叔哥弟來罵他一陣懷安去請誰知個個把他

息得有氣皆無人管他的懷安無奈只得就把家來分了他兒與

媳婦佔住樣樣多分不由他作主分後其子將妻引起出外他兩

口子事事不順况又病了年餘不兩年將錢搞完他兒媳不准攏

邊無計聊生對妻說如今你又打個甚麼主意胡氏說你的錢都

搞完了還有甚麼主意打夫云我一生全靠你打主意未必今日

弄得無錢就無主意打了妻云再要我打主意你去買個沙鑽買

兩個碗去向人討，只有這個主意好。又清閒不費力，天婦餓不過，無奈當真只得去討。一日討飯回來，他妻也不願了，兩口子又要分家。他說妻呀，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分的？妻說：一個分沙鑽，一個分飯碗，各討各的。我不愛跟你一路。他又說妻呀，想我一分家業，被你一陣主意打完，如今你還不跟我，你好狠毒心。妻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我總要分才是真的。懷安說：你既要分，我夫妻一別，還有句話說：你聽，你有屈儘敢放。謳伍懷安這幾年背時不淺，皆因是錯聽了婦人之言。是你自己聽的，未提起了，必那個叫你聽嗎？婦人家牙關咬斷，恨不得剝你皮挖你心肝。你這樣恨我，曾記想從前我爲人何等體面，到如今來討吃，寔在羞先。告你莫惹氣，唐王

後還想做我的父不幸得早把命短，丟下我三弟兄，撫養周全。皇后娘娘親那們好爲我哥哥名懷仲爲人勤儉，我兄弟名懷全人稱孝賢。甚的不孝他兩個既好爲甚，非是我，不克肖，又不聽勸，都是你賤婦人來把我纏，都是你把我害了。我不該聽婦言，耳朵太軟，害得我今日問好不作難，又是那說我害你的，每夜晚在枕邊來向我嘆說：母親刻倒你苦不可言。本是個害了的我不信，你啼哭寔在傷慘，竟把我哭軟了，痰迷心間。我們婦人家是哭慣了頭一回，父冥壽，我都不辦，私與你買假纂，又打耳環。那是應該買的二一回，見母親，我就黑臉聽你話說，母親居心太偏。不教你這們說三一回，爲分布，又向我嘆我把母來譏誚，呻喚連天，假裝倒打一架，與他們看我母親，惡不

過才分家園。你就老寔打把打架我原說裝倒打嗎分家時我
 的母哭了一遍教我們要積銀錢每一房四個月奉養供
 膳信你話刻待母不稱油鹽。我是為你積錢未必這都要不得呢我兄長他知道勸
 母各爨你又說要母親跟我一團母不來你叫我莫搗穀石我母
 親莫奈何就依我言。這都是為向你的話母親來你叫我好生盤
 算用一個掛兩個有人填還。我叫我賺錢還不好不是盤算
 肉算兩斤你吃一半。吃光是我個人算賬時不够用哥弟來還我母
 親他不信要把賬算我說他老頭了糊說亂言。我不教你這們說
 我的母只急得泪流滿面才說出我不孝不是他男。孝要天良
 自已良心不那夜晚你與我又打主見請伯叔和哥弟來在堂前
 現怪得誰人

逼母親出約據不搗穀石生不養死不葬寔在黑天。這個主意還
 少搗四石穀我哥哥一聽得氣破肝胆接母親到家來獨養堂前
 還把你虧了我哥哥。不料得老夭爺寔在有眼我的兒不孝我更
 他不全靠我打主意。他肯接母親去呢有甚焉貪嫖賭把家業躑躅一半要與我來分家各吃各穿。這是
 你前頭烏龜跋壞路後頭烏龜才來照路跋你又怪得誰把我兒奈不何父子分散引妻室他
 今日不知那邊那曉得這報應寔係靈驗屋簷水滴舊窩豈不信
 然。自來報應那有錯今日間只落得沿門討飯思想起不由我心
 如箭穿只賸得一個鑽兩個飯碗你還要來分家各在一邊。各討
 少易得要些你拏去我不要做個硬漢也表我一點心。情義周全
 這才多謝你者大的恨賤人你把我害得不淺害得我無下場好
 情義你賜我兩個碗

不慘然你苦苦埋怨我到今日才知道失悔不轉悔不該在當初

錯聽婦言你不全靠我哈今勸世人切莫聽婦人主見莫學我伍

懷安滅倫傷天又勸你婦人家話莫亂講莫與夫打主意想分家

圓那是不想發財的話你看我胡氏妻可為証鑒我夫婦今日裡罷

莫大焉你有罪為甚喚胡氏妻你真把我害了胡氏說你莫苦苦

埋怨我你看我未罵你夫說我有那些不是你還要罵我呢胡氏

云你這個倒梅不行時的請聽嗎詎罵一聲背時鬼寔在可厭枉

自你男子漢立地頂天咳窮得這個樣子在討口想當日打主意

替你划算無非是為向你多趨銀錢多承你的好主意不是連砂

那時節我不過戲言閒嘆誰叫你當了真耳根不堅我不該信你話

啼啼說不與我同宿做起那不吵分家都是你心甘情願請親族

拈關帖我未上前那從你前到未上光分居後一個兒由他橫幹不

善教隨他分人倫倒顛那時我要嚴教你護短你說要留起後來

婦人家原來是靠夫討飯誰知你敗家子莫得吃穿咳未必是我

當家理事概是你主權我該看大哥他當家毫未該欠到如今新

置了許多田園看三弟他為人何等體面吃不了穿不盡甚是安

然他們不是運氣好由於肯孝媽根惟有你窮鬼子百無一點討

一碗吃一碗羞煞祖先淨好大家耐煩些這樣清到夜晚歇岩洞好

不悽慘遇落雨下雪天冷得可憐這是我合你當年福享你近來

夫妻情盡了那點全不念幼年時魚水合歡咳那年青時自不同

想我與你情分還好那些無情上坡坎不牽我，做得短見，過河溝，又未見，指我一肩。
哎，喲，你還想我牽我，我怕是你年青時候，那時我有可憐我，脚力。
這時我也老了，那有力，指未必你就走不得嗎？又小走路打閃，一遇着下雨，天屁股搭穿，跟倒你背時，鬼這般下
賤，還說是我害你，好不心酸。好我也不怪你，你也莫怨從今後各
討各，不要你管，好合歹，隨憑我各自去焉。說罷，他妻指起沙鎖
竟自去了，懷安一人獨行，另討沙鎖合碗。那一日，他母親滿八十，
告與他母親，他母親聽得，心裡痛煞了，急命他哥弟，拏些衣服，與
袋片，搭在腦壳上，遮住兩塊臉，跟着王叫化婆也來了，有人看見
鍋烟墨打黑，與那討吃的一路去趕酒，不料他妻聞知，用塊破口
袋片，搭在腦壳上，遮住兩塊臉，跟着王叫化婆也來了，有人看見
告與他母親，他母親聽得，心裡痛煞了，急命他哥弟，拏些衣服，與

他夫婦換了，叫進屋來，不料他母與哥弟能容，而天不容，正在擺
宴吃酒，忽起雲一咋雷，將他夫婦打死，跪在地下，背上刻字云：
順妻逆母，欺了天，枉披人皮，在世間。其子照樣現報現。夫婦覓食，
誰使然，這樣忤逆，若赦免，豈不帶壞女合男。打人為虫，變蟻，屢想
轉輪，迴難上難。眾人見之，無不駭然。自此一方為子為媳者，改
逆為孝者，居多。

紅綉鞋 口德口過兩報

明朝嘉靖年，黃浦溪有一小子，姓郭名振，年少輕狂，口舌滑利，好
看淫書小說，專習嘲笑罵人，自以為口才蓋世，凡見人家美婦女，
便說他喪德失節，玷辱閨門，安些混名，造成歌謠，令人聞之羞愧。

含冤而死者亦多。正是口舌殺人不用刀。談閻道閻罪千條許多子弟成癆瘵。皆受狂夫暗裡刁。一日郭振與一群子弟談及某個婦人妖艷。某個女子風流。說得那些子弟拍掌大笑。內中有一小子年方十四歲。名叫鄒繼聖。心中不樂。當時指責道。郭兄談人閻閻敗人名節。不有大罪。必有大禍。郭振道。口說無憑。罪從何處定。禍從何處來。鄒繼聖道。其中有許多罪孽。兄若不信。聽弟說來。天地生才不一等。總要積善修德行。無奈世人不警省。反誇自己。有才能。逢人勸善他不信。聽說因果怒生嗔。平常愛着小書本。記些笑話訕謗人。或說某家門不緊。又說某婦不正經。某個寡婦把慮引。某個女子自過婚。逢人講得甚有勁。情弊儼然件件真。年輕

之人皆肯信。到處傳說確有憑。有些含冤惹成病。有的害羞怕出門。丈夫逼迫定吊頸。公婆懷恨泪長傾。一塊白玉無玷損。却被狂徒壞名聲。個個都有妻女等。人敗你家平不平。鬼神暗中奪壽命。何苦造孽害己身。勸兄從今把口忍。謹言慎行福壽增。郭振道。好人說不壞。我不過講些風流。以作訕笑。未必就有損於人嗎。鄒繼聖道。郭兄。君子隱惡揚善。人家婦女。縱有醜事。也當隱匿遮蓋。况人家婦女。本是個貞節的。你說他敗壞閨門。致令他父母聞之。不以爲女。丈夫聞之。不以爲妻。勢必含冤自縊。懷恨九泉。郭兄自思。是誰之過歟。如此罪惡。上千天怒。暗惹神嗔。死後那拔舌地獄。怕逃不脫呢。郭振道。我不過閑談做耍。未必陰間就要認真嗎。鄒

縱聖道男怕誣盜女怕誣姦譬如你郭兄人說你做賊你心服不服人家誣你妻女偷姦你又依不依人總要將心比心郭振道無人說婦女我也還好若有人提起婦女的事我就口忍不住鄒繼聖道若見人講到婦女的醜事便擺個龍門陣去以脫他或明言情理以勸阻他或暗引報應以感化他彼若不信則掩耳而走能如是全人名節勝似那持齋唸經此真不費錢之陰功也郭振道從今談及閨闈不題婦女名姓那總無罪鄒繼聖道縱然不題閨闈姓也壞君子忠厚心郭兄寬坐弟有篇戒談閨闈歌唸來你聽

謳談閨人快回頭莫把福澤丟天生你三寸舌一付咽喉原望你講道德正風俗說仁義化庸碌應該勸惡爲善排難解憂方無愧

一張靈肚皮幾條人骨頭爲甚麼因果報應全不講究禮義廉恥概不商籌每見他三五成群邪說相投把那些閨闈穢行拿來香口淫詞艷曲拿來解愁形容些風流態表揚些醜陋情由說得人

口都笑嗲吞得人口水長流可憐那知識未開的童子聽信你者番話便打破情竇把持未定的兒郎想你者番話便鑽進迷途時而夢魂顛倒時而意想神遊胆大的便從此越牆入戶明把情勾胆小的也從此眉來眼去暗把香偷害了害了將這些聰明子弟盡變成好色狂徒將那切百年長壽概送入阿鼻地獄試想這口孽老天爺容得過也不必將你當貴的除名除位當富的削壽削祿且使你顛連困苦難把頭出更使你惡報凶險無有結局我勸

你談閨之人。急早回頭莫糊塗。郭振道：這是好話，怎奈我口講慣了，聽見人說，就忍不住，鄒繼聖道：口是好忍的，出言之時，須想這句話關人名節，說出恐鬼神鑒察，心中懼怕，口裡定不說了。郭振道：此言有理，從今做個啞巴，就是說畢，拱手而別。是年鄒繼聖應試，遂入案首第一。此口德，勸人之報也。且說郭振，忍口數月，到也誠寔厚重。及至次年二月間，往興隆庵閑耍，正逢十九觀音會，見一女子入廟燒香，手提方帕一根，上綉福壽字跡，內包紅綉鞋一雙，意欲入廟更換。見人多，不便送至尼姑牀邊放着，却被郭振窺見，暗地偷起去了。那女子轉來尋覓不見，也不敢做聲，各自歸家。郭振將綉鞋擎回書房，意欲欺哄世兄，以誇風流，因誑說道：今

日有一女子燒香，暗地贈我綉鞋一雙，擎來教我作意念。內中一世兄姓張名世澤，問及那女子相貌穿戴，勃然大怒，將綉鞋搶起，便走。郭振隨後笑道：原是贈與我的，你才不要臉。張世澤不顧而去，且說這女子姓蘇名海棠，乃士人蘇瑞圖之女，平日好爲艷粧，廢字幼年曾許與張世澤爲婚。此日燒香，世澤親見其來，聽得郭振一番言語，大怒歸家，就寫休書一封，行至岳父家中，怒而不息。蘇瑞圖折書一看，問道：書從何來？世澤道：府上閨門不緊，瑞圖大怒道：有何爲憑？張世澤將花帕綉鞋擎出，說道：此乃你令媛贈與情人的，說畢，忿怒而去。蘇瑞圖怒氣滿面，將海棠喚出庭前，亂打亂罵道：誰一見了頭心火冒，不由人怒氣湧眉梢。無日不把你訓

教三從四德列規條。艷粧廢字曾戒告。偏要廢字爲那條。身上穿戴總要好。搽胭抹粉像野妖。娘女背我便偷盜。私賣穀米把貨消。干今弄出醜來了。羞殺滿門怎開交。出門人人把我笑。到處傳說口囂囂。個個罵我少家教。養出這種蠢濃包。越思越想越煩惱。打死了頭定不饒。海棠哭道。爹爹打不得了。瑞圖道。我手打軟了。這裡有刀一把。索一根。逢刀刀上死。逢索索上亡。與我趕出去。海棠扯住父衣。死不放手。被瑞圖一脚踢倒在地。半晌起來。放聲大哭。嗥一聲兒的爹。咽喉哭破。止不住。傷心泪。暗往肚落。今日裡去燒香。未有過錯。並未曾遇甚麼浪子假哥。不過是因燒香帶鞋。換脚紅綉鞋。放牀枕簾下藏着。不知是誰作孽。偷去亂說。因此上

惹下禍。不知不覺。

明明你送與情人。還會轉彎嗎。快去與我死了。

兒本是受冤枉。別人害

我。鴨蛋無縫不生蛆。

全不念父子情。一刀兩割。這塊肉。

千聲爹。萬

聲父。決不容過。不由我蘇海棠氣急心窩。兒不知造孽人。他是誰個到陰司。把冤情泣訴閻羅。瑞圖怒道。還不去死。海棠哭道。讒言敗壞君子。冷箭射死賢人。爹爹還要詳查。瑞圖道。既是讒言。然何綉鞋又在他人手中。你着了頭。不與滿門顧臉。畱在世間何用。正是養女不爭氣。枉費劬勞心。說畢。便用繩索將海棠綁定。海棠見其情真。聲聲哭道。爹爹呀。兒死不得。只恨爹媽無人盡孝。父答你去死你的。誰要你盡孝。海棠聽得大聲說道。罈子栽花冤屈死。活人埋在死人坑。氣不過。胸膛上幾捶。兩眼緊閉。瑞圖便令雇工

乘夜丟入黃浦江中，兩個雇工領命抬去，行至中途，海棠氣轉，啼哭不止，正是狂徒一時戲，佳人赴波濤。若無救星到，千載恨難消。且說離都城二里許，有一農夫，姓莫名文通，號樂善，是日帶二十兩銀子，往他鄉買穀種。天色已晚，泊船黃浦溪邊，見二人綁一幼女，欲沉溪中。文通上岸問其情由，二人說道：此是我主人之女，聽說他與外人有私情，故命我們沉於江中。寔屬自造，若是讒言加害，一旦赴之急流，豈不成千載不白之冤。二位若肯釋放，我將這二十兩與你二人欣然應允，持銀而去。蘇海棠得放，忙跪在文通面前，頭哭道：謳蒙恩人打救我一條活命，好似那魚脫網，死裡逃生。

蘇海棠遭冤枉，爹爹不信，要將奴沉水中，免污門庭。奴只恨冤未白，死于非命。萬不料遇恩人救我殘生，細思想這大德，難以酬盡。願到家為奴婢，以報恩情。莫文通正色道：我憐你含冤廢命，故舍銀救出，豈要你為奴不成嗎？我船小難容，各自望有灯火處投傍可也。遂乘夜開船而去。海棠行至岸上，想道：天色昏黑，舉目無親，又向那裡安身？獨自一人，不覺放聲大哭。且說鄒繼聖隔溪不遠，是年入學，請媒四處說親未就。忽一夜夢神示曰：黑夜哭，尔妻出花裡，神仙被冤屈，鄒繼聖寫于紙上，已經數月，不解其意。此夜正在觀書，忽聽有女子哭泣之聲，心中想道：女子夜哭，必有緣故。遂同雇工執火一看，見是一個絕色女子，心想男女不便交言，遂

叫雇工引至家中，以待母問其母王氏見是個標緻女子，不覺又驚又喜，問道：「姑娘家住那裡，姓甚名誰，有何冤情，請從直訴來。」海棠哭道：「太太要問，請聽。」詎奴本是蘇海棠，居住不遠，悔不該至尼庵去把愿還，放一雙紅綉鞋牀枕下面，也不知是何人偷出外邊。張家郎寫休書，怒氣滿面，將綉鞋爲憑據，強退姻緣。奴的父亂棍打，不由分辨，要將我活拋在黃浦溪前。幸舟中一客官慈悲動念，舍銀兩買奴命，各自開船。走上岸，獨一人，心驚胆戰，一無親，二無戚，好不慘然。多蒙得大相公，慈心發現，留家中將苦情細說根源。這是奴真情話，毫無虛誕。望太太打救我薄命紅顏。」王氏道：「就在我家歇宿，明日送你歸家。」鄒繼聖轉進書齋，挑灯獨坐，心想這

偷綉鞋的，是在可恨，遂向棹上大拍，不覺將灯驚熄，向書箱摩一紙去接亮，拏至火邊一看，乃是前月夢語。繼聖大驚道：「此女名叫蘇海棠，海棠乃花裡神仙，與夢語相符，豈不是有姻緣之分？」次日稟於母親王氏道：「此乃天作之合，必待下半年治學酒方拜完花燭，及到冬下婚配之日，另備紅書一封，請蘇瑞圖前日來家，與他所言神聖夢示之語，並及此女至家原由。瑞圖此時亦不勝懊悔，二家乃結爲朱陳。比時親朋奉賀，而郭振亦至拜客之時，一眼瞧見戲說道：「此女非失紅綉鞋之佳人乎？」話未畢，忽然心驚胆戰，顛狂亂言，走至蘇瑞圖面前跪下，自表其罪過。」詎郭振自把罪過表，滿堂賓客聽根苗生平，只因嘴不好，敗人名節，把禍刁見有婦女

人美貌。撰些謠歌。惹人嘲。或說某妻不正道。某個寡婦有外交。或說某女過婚嫂。某家媳婦被人包。或說公翁爬灰老。某家大娘是淫妖。害得婦女把頸吊。身指臭名過終朝。年輕子弟愛說笑。遇我就把見識淘。閨房醜事形容妙。聽入心中就學嫖。好人被我引壞了許多朋友。害色癆。鄒兄曾用好言教。全然不信半分毫。無事尼庵去訕笑。外面來位女嬌嬌。手拏綉鞋花帕單。意欲更換把香燒。他見人多怕譏諄。不便更換怎開交。左思右想無計較。藏在尼姑牀草包。那時被我瞧見了。背地偷來放在腰。拏進書房誇窈窕。眾位世兄都來瞧。我就誑說美女巧。贈我綉鞋訂久交。世澤忽問女子貌。一一詳言女根苗。知是他妻心火冒。搶去綉鞋往家跑。休書

一封禍不小。弄得佳人赴波濤。那時只說音信杳。誰知相見在今朝。這是鄒兄修得到。天助奇緣配鸞交。我談閨闈最可惱。凶神拏去赴陰曹。今日遭遣現眼報。萬劫拔舌罪難消。奉勸各位老合少。學個啞巴見識高。莫造口孽善為寶。免得把這過惡招。說畢自己將舌往外扯。連說帶嚼。血流滿地。喊了半日而死。此造口孽之報。死在陰司。其罪不知伊於胡底。蘇瑞圖知女受屈。已得佳婿歸家。備辦粧奩。送過鄒府。重整喜宴。而張世澤不查虛寔。祇得另娶不賢之妻而已。再說莫文通。自黃浦溪救了海棠回家。夜夢神示曰。爾救人一命。陰德浩大。天賜貴子賢孫。後文通之子名勝。會進士出身。孫昊孝廉。曾孫愚亦孝廉。玄孫莫如忠。六歲應試。主司驚

其大小面試一破題以爲政八俗里仁公治長爲題如忠應聲道化隆於上而有僭非其禮者俗美於下而有誣受其罪者主考大驚又以子曰爲題復破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主考知是神童拔取第一鄉試中第二後登進士仕至方伯蘇海棠後生六子一子與莫昊同榜舉人從此案看來蘇海棠以艷粧廢字難免一時之苦鄒繼聖以口德勸人竟獲數代之榮最可恨者郭振敗人名節好談閨闈而萬劫拔舌最喜莫文通救人性命不辭銀兩而數世貴宦善惡之報誰好誰歹人當知所法戒矣

牛倒捍墻

從來爲善必先敦本桃園經云孝弟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可見爲人在世斷不可忘此八字若忘八字則與禽獸何異王章云能爲孝子然後能爲弟悌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不弟不孝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列位寬坐余講個賢婦敦睦果報大眾一聽昔德陽縣有一吳大榮娶妻潘氏夫妻樸寔忠厚男勤女儉家亦可過膝下所生二子乳名吳大吳二書名有富有貴及其成立與子完婚大媳牛氏二媳余氏初則兄弟妯娌到還和睦那曉得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娘之子有愚有賢妯娌未明大義只想各存私方因此各私喂雞鴨只知顧己暗起隔膜之見就生分家之心口好心歹面是背非弟兄爲內言所惑家雖未分而心早已分之只有父母現在不敢明說各爨之話都陰倒肚內使法

有諸內必行乎外久之露出聲色言語不能相讓務要爭個強弱小忿結深兄因不寬弟亦不忍話語不通商量家事一概不理光祇睡覺父母惡氣對客低頭暗含珠泪背地呼天我兩老勤儉勞苦未做損德壞行之事然何命帶忤逆兒媳潘氏曰樹大分枝兒大分家不如赴此時將家業作三股派我兩老一股兩個孽子各一股免得老來吃供養惡氣各人請火夫扶事你說好否答曰可好卽請族戚分析兩老各居一邊兄弟同住一屋各開鍋火各栽田地惟吳大夫婦恨弟入骨見而生怒又共一堂屋逢中築牆於堂屋墻簷地填以遮之高五尺吳二見墻未抵於地填田邊他就接倒築攏田邊你不見我不見你免生煩惱之心其大門中裝斷做一扞以後雞犬貓鼠不准過界二媳中惟余妹孝順稍有可取時常至公婆庄問候送菜吃新婆對媳曰我兒與兄不和你須要善勸爲甚地填打墻外人耻笑者兩個橫性畜牲前人無德娘背地哭多少余女子你也有兒恐後來照樣看你做娘的惡不惡氣牛女子從未來看我一吓想起養兒接媳有個甚麼來頭喲連說帶哭余氏轉歸家中想起婆婆之言心中不安獨自揣思我丈夫弟兄不和造不孝不弟之罪外人知道的就言弟兄參商角孽不知道的說說妯娌刁撥起見人必罵我娘家父母莫得教訓助夫爲惡縱有兒難娶好媳縱有女難放好人戶再者我還年青現有一子名福生後又有子他們後來兄弟見父母如此參商依葫

蘆畫樣又怎麼好。又道說前頭烏龜跋壞路，後頭烏龜照樣跋。不如勸夫改過敬兒，做個好榜樣。示兒是夜燈下妻勸夫曰：古云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故仁主于愛，愛莫過于愛親；義主于敬，敬莫過於敬兄。夫呀！兄雖不仁，弟不可不義。妾先前大大不是，等你弟兄角孽，於今好悔。妾曾記勸弟兄歌一首，唸來夫聽。子養親今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妬，偏艱窘，暗積私方，暗消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說夫君豈未聞之乎？何必角孽築牆，父母惡氣，以後務須兄寬弟忍，才是若再執傲，既為不孝，又為不弟，根本大壞。焉望子孫發達，夫當三復斯言可也。吳二埋頭不語，各自睡了。不覺正是

六月十九，觀音勝會，男女竟往，慈悲寺燒香。余氏與婆婆同一路進廟焚香已畢，只見一位善士，設臺唱勸世文，男女兩傍靜聽，勸孝勸弟，俱已講畢。見婦女甚眾，就將和睦歌聲，氣高大誦曰。歌婦女最要重倫常，妯娌和睦莫參商。嫂嫂須當愛弟媳，弟媳須當敬嫂娘。就是弟媳不敬我，我的愛兒也莫忘。就是嫂娘不愛我，我的敬兒只如常。和和氣氣孝公婆，打打夥夥教兒郎。商商量量操家屋，耐耐煩煩煮茶湯。莫說是來莫說非，莫講短來莫講長。一家大小都歡喜，就與爹娘增了光。世上有等無耻婦，妯娌全無好商量。有句話兒不投機，當時就要吵一場。不管堂屋有人客，高聲大氣如虎狼。丈夫若還加打罵，就要吊頸去懸梁。旁人好言將他勸，答

應幾句更難當全然不想自己錯。反去娘屋投爹娘。爹娘若是不肯信。一雙眼睛泪汪汪。弄得爹娘心望欠。朝朝日日不安康。做出者樣忤逆事。死了怎麼見閻王。打入地獄受罪滿。方才發去變猪羊。奉勸世間婦女們。切莫學者惡婦娘。倘若遇着放潑婦。教你一個好妙方。若還聽見在罵我。讓他罵陣又何妨。罵過不要記仇恨。依然和氣談家常。莫說讓他低了志。能讓方才算賢良。當時若還不忍讓惡氣。日子越更長。爹娘公婆又生厭。丈夫見了氣昂昂。一家大小不歡喜。個個說你是禍殃。細思細想那樣好。不如忍耐過時光。婦女聽了者篇話。各人謹記在心旁。倘若照着者樣做。天翁賜你金滿堂。唱畢余氏埋頭與妾仍然一路回家。行至中途遇老

人賣糖買糕一封。奉與婆婆曰。我不要。拏與福生。送婆歸方。回將糕收存。在位聽書男婦。你看者余氏是個女子。見識高過男兒。何也。勸他丈夫。就從者裡下手。到次日太陽偏西。吳二在家。將他福生揪哭。又唾曰。崽呀。你是想伯伯買的糕。把跟你食的我跟你取來塞口。莫哭。吳二問道。此糕何處得來。答曰。哥哥拏來把崽吃的。噫。莫是他哈醉了酒。恍惚把東西與我兒吃。也不在意。又等了二十幾天。又將別人買餅子一封。放檢收存。吳二在家編措兜。將子打哭。說崽呀。莫哭。你又在想伯伯拏過來的餅子。取跟你吃。就是。吳二曰。餅子何人把的。答曰。伯伯心痛姪兒拏的。啜我哥哥睡在磨子上。想轉了。愛姪兒是愛我。把我心打動了。漫漫窺看如何。不

覺八月十五來了，余氏打糍粑，預先做個大的，藏一邊，吳大妻子回娘家過節去了，要三天回家，到次日天下雨，吳二在家閒耍，子哭不止，問曰：福生爲啥子儘哭？答曰：他要伯娘外家帶來的糍粑，又在唾兒，崽呀，爹罵莫哭，我跟你煎，在房拏出，切成塊塊煎好，丈夫一碗，自己一碗，兒半碗，夫曰：還有莫得？答曰：還有一多半未煎，二天又吃，吳二道：哥嫂如今都在愛我，取東西三回，又道：吃人酒飯，要還席，他有恩情待弟，我無義氣敬兄，又何以叫人妻曰：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他夫婦痛愛我崽，我夫婦何不痛愛他的兒？夫曰：我明日上街去買餅子，拏與姪兒壽生吃，於是次日買回家，隔牆大聲叫壽生兒呀，來拿糖去，吳大夫婦心想奇怪，六七年不過話，今天喊我兒過去，敢莫斷我香烟，占我田地，說壽生你就過去，我在牆縫看到的，不怕壽生說，二叔呀，啥子，卽遞封餅子，快拿去，壽生歡喜，接倒跑回過牆去，安排就吃，吳大曰：並非好意，怕有毒在餅內，拿兩個喂狗，看如何，食畢無恙，夫婦暗想：者才怪哉，噫，人老才乖，姜老才辣，真不虛也，心中亦有回和之意，又不久，二次買糍粑，拿與姪吃，再等不久，三次又買橘柑，拿與姪吃，者些小慇懃，就把哥嫂心軟了，大半也想和睦，奈角孽久了，不便開言，說話，那知吳大有條小牯牛，吳二有條大牯牛，牧童邀在後坡草場放，鄰近放牛者多，共有七八條牛，小牯牛喜打架，撞着牛就打，遇着三条圍住，堆打，正在爲難，大牯牛跑來，攙散救駕，眾牛齊走。

開是夜兩條牛各歸各捲小牯牛從捲內跳出至吳二大牯牛捲前叫了兩聲各歸捲去大牯牛在捲拚脫索子至小牯牛捲面前叫兩聲各歸本捲弟兄各問放牛的爲甚麼牛去牛來叫喚牧童曰畜比人同口不能言今日放牛後坡隣近之牛圍住小牯牛打大牯牛救出小牛過去恍聽所叫之聲曰難爲你大牛過來曰莫叫難爲我已老了後來你帮我忙就是我聽在明明白白就是如此故耳當時弟兄大悟曰我是人反不如畜彼時兄呼弟弟叫兄說我們者捍墻挖了弟曰好嗎時當煮午飯兄用鋤頭一吓弟用斧頭一吓嫂用火鉗一吓妹用吹火筒一吓將捍墻搗倒弟兄妯娌相會歡喜非常於是合家才接父母歸家誓願永敦和好祈父

母赦罪後來兩房子孫均以前牛爲戒永敦和睦是以科甲蟬聯至若於有等兄弟雖未明打捍墻而心裡捍墻久已築起願今之爲男子女子將心裡隔膜自搗則皇天眷顧自然和氣致祥子孫富貴綿綿不已此案牛未必真能言亦因伊前輩有德不使後人參商或神或伊祖父借牛托言以使和氣耳

雷神異報

昔青州有一陳家坡地方有戶人名陳慶菴妻蔣氏膝下二子長名陳大字有福次名陳二字有祿夫妻勤苦興家爲人忠樸置田地二契見子成立遂與完配長媳張氏次媳李氏夫妻見兒媳俱已婚配可了子平之願只望老來享福不枉少時辛苦誰知不如

人願大媳張氏孝心稍有可取常與公婆漿衣洗裳凡事經理操持勤儉再不驕面孽性沾濃又能敬丈夫每逢朔望恭敬灶君厨房打掃潔淨不高聲大氣父母心也喜歡夫婦極和睦獨有次媳李氏在娘家未教得好由其一性居心奸巧好食懶做孝順公婆敬重丈夫毫不知道糊懂過日只徒好耍又兼之人材妖巧男人窩愛久而勢高壓着丈夫醜態不堪燒茶煮飯經理菜園皆使陳二去做正是男人做女工有志都不凶那蔣氏見子剛常倒置莫畧大兒媳好笑外人稱說是個錫耳臊後來怎麼立志興家祇得將二媳李氏教訓一番方才說兩句他一徑闖入臥房大聲吵鬧說婆婆厚一個薄一個我生就是者性除非將我振死不出氣就

了將東西擡得一片响反坐在牀上啼哭口稱不要這條性命何人捏誣敗我做出放死的醜態陳二百般將就勸解方才住假說我不是捨不得你久已尋了短路可憐的你想我一雙脚自被父母纏小叫我又要做者樣者樣未煞攔又做那樣怎麼奈得何啻陳二說不要你動手算我一人的就是李云倘若我死了何處去找者樣能幹的美妻陳二云倘你死我怎開交口中在勸眼泪雙流時有一位唱勸世文的乞兒至地塢恰好在唱惡懶婦歌謔提起懶婦人懶得不得活路又不做一天睡到黑心怒打娃娃坐倒便摸虱餓了偷冷飯脹了打飽腸煮飯成古人吵架嘴巴勒口中像蜂糖心裡似毛鉄頭上纏帕子一年病不歇床上

生菌子鋪草發煤節臥。襖起膈膩。夜夜摸肥鷺。喂猪像猴子。補衣打褶裙。紡花像灯草。破蕪像批笈。常生三隻手。個個防做賊。者些是常事。還有十幾得。頭上像棕兜。天天懶梳得。奶子鑽出來。衣破懶補得。褲脚一騷起。帶子懶扎得。金蓮像濫膀。臭氣聞不得。虱子扎大營。咬得坐不得。身上捍起麪。黑得看不得。出門借鞋子。脚大穿不得。臭虫蛇蚤多。牀鋪睡不得。小兒屎尿兜。夜晚懶搗得。睡成瘋癱病。脚手動不得。頓頓端大盃。還說吃不得。活路工夫多。奸巧懶做得。教他辦飲食。看見怕吃得。勤人莫同坐。懶樣看不得。婦女莫學他。學倒喪了德。說句句都像踩着他的尾巴。就把房門掀開。飽呷一陣。乞兒見呷各自走去了。以後李氏家計毫不料理。時常

在假粧病害。請醫服藥。總說藥不見效。殊不知暗將藥傾之便桶。說要子雞蒸洋參。吃得十個方療。虛症婆婆心想是他本人說的。曉得者病吃不吃得。不放心。又請一位老先生來家看脉。一診六脉調和。毫無病患。觀形察色。面容紅白。病從何來。僅只雙眼皮浮腫。二珠兼赤。先生心中瞭然。就把陳二喊至。言道你妻的者個毛病。有兩樣治法。內治要服千人鼻濃湯。外治要陳艾五它。生姜五大片。安在兩胳膊。兩手拐背脊骨。皆以艾火燒之。其病即刻全愈。彼時李氏竊耳而聽。怕燒艾醮。大聲說道。我的病好了。不吃你的藥。迨後兩夫婦你不睡。我就睡。不覺睡起黃腫病。公婆息氣只得將家分了。二老坐吃供養。東庄田地寬廣。係是瓦屋西邊田地瘦。

薄又窄些，又是茅屋，拈園從陳大先舉手，殊不知憑眾陳大拈着東庄，陳二聽了內言，恃橫不依，兄怕父母息氣，甘心讓弟，永無怨言，祇得搬往西庄，勤耕出地，苦做工夫，父母面前扶勞奉養，盡心竭力，未敢稍解，再說陳二自分家後，坐享安逸，請人扶事，光食現成，未老而享老人之福，恐其享不到老，然父母在兄家，毫不探問一聲，視若路人，又說陳老夫婦在大兒家中住了半年，未見二兒來接，祇得走到陳二家中，誰知把父母薄待不堪，日食泔飯菜蔬，油鹽少有，會着拖不過了，祇得又往大兒家中去，陳大夫婦接倒急忙捧茶奉菸，勸道：「老人不必走路，恐防差倒，就在兒家裡，未必一個兒子不養父母，祇怕為兒力量不加，莫得好供養的。」那知

陳大命途多舛，人好多磨，又遭其天旱，旁田谷子無收成，父親又病故，正是子欲養親而親不在，一切喪事用費，概是陳大一人拉扯，陳二夫婦支吾不認，說道：「兄埋父，弟願葬母，自是陳大該賬，將田當出在外貿易，全靠妻子養母撫子，受盡苦楚，並無怨言，其妻見媳面黃枯瘦，心寔不忍，說道：「張女子，你拿個口袋與我去，陳二那裡勻幾升米來，度過荒月。」媳曰：「婆婆不必去，以免息氣。」媳曰：「我儘在你家坐吃，他全不來接，未必要幾升米不肯嗎？」當時拿起口袋，走至陳二門首，狗叫幾聲，夫婦一看，見娘來了，妻曰：「夫快去躲避，我自有關消。」李氏走出道：「我怕的是叫化婆，才是你老人家，菸茶也不遞，反闖入房中去了。」老嫗看見全不張答，目坐階簷坎，問

我二兒那裡去了一連問了幾次李氏在內高聲答曰不知母曰
未必他昧跟你講答曰我又未與他連到褲襠何曉得往那裡去
了你莫問我婆曰媳婦兒呀他昧在屋也罷我來借米兩三升等
你哥做買賣回來就還我把口袋從窗眼丟進來擣起我就走李
氏接了口袋看是新的大聲說道一升米都沒得者吓子扯平了
當年分家嫂嫂多拿一個洗臉盆者個口袋補我合式你老人家
回去罷了婆曰你不借米連口袋都不還我又等了一陣說些好
話李氏見婆不去將拴住的惡犬解開繩索放了出來將婆一口
拖仆在地叫聲連天他在房中全不作聲只得忍痛爬出門外行
至中途思想苦情放聲大哭歌哭一聲我老老悲聲大放你丟我

在後頭實在淒涼可憐我餓兩天無有方想與兒媳借升米不通
商量歸家去闔倒門餓死床上這光景還有個甚麼想場當年間
接媳婦爲的那樣無非是望老來有個下場幸喜得大兒媳到還
孝養怎奈他到如今時運不昌只有我二兒媳銀錢還廣他將我
全未有當作是娘自分家三五年少來看望一心心積銀錢不管
爲娘會記得討你時何等績紡才與你打首飾又縫衣裳爲娘的
縱然是無有力量分授你兒和媳也有地方爲甚麼一到手全不
思想真來是吃菌子忘了樹樁借升米都不肯苦情空講把口袋
拿上去過得心腸拿口袋爲娘的都且不講爲甚麼放惡犬來咬
爲娘咬一口穿四牙血流地上痛得我者一陣要見閻王問一聲

雷神爺爲何不响理該要顯報應振個綱常說到此不由我痛在心上。說到此我情願早見無常。○一路哭啼不着到了大兒媳屋。又說張氏正在收衣抬頭一看只見婆婆一躡一拐想道總是米重指不起急忙前去接着只見血流脚帶問其根由才知弟媳心狠狗咬婆婆脚心都寒了用水洗淨用口吮毒指回家中辦膳婆婆吃安慰一番張氏之孝姑鄉里鄰近都已知之那一日有唐家請客請了陳大嫂食飯酒席甚厚主人婆賢淑奉菜貧富一樣張氏吃半留半主人問其根由答曰拿回奉婆主曰久聞你是孝婦果然名不虛傳又拿雞腿一隻用菜葉粗紙包定及謝歸家至猪圈側邊他兒太保走來接着叫道媽呀手拿臊子把我答曰跟奶奶包

的菜媽呀把我拿去還要接去手一鬆滾入糞池側邊當時就把太保打了兩下卽時哭起來驚動婆婆問道爲甚事打孫兒答曰多事將我包的雞腿接婆婆的滾在糞坑邊婆婆曰將包皮去了就是未必雞肉就沾了糞嗎洗淨吃得的於是洗了數次烹熟婆婆吃忽然天地黑暗大雨傾盆雷聲大作張氏心想未必抹糊雞肉拿與婆婆吃天不容我心中疑懼沐浴換衣至屋後有一大樹脚下言道請雷神來擊我勿驚我婆婆只見電光一閃雷聲大震將大樹連根打翻內現一罈張氏驚訝不已走近一看見有金銀數十錠霎時雲收雨散紅日落西跪拜天地將金銀搬回婆婆歡喜焚香謝恩陳大回家亦喜俟後買田修造固不待言又說陳二夫婦假格

貧頑買一小丫環扶持打點，稍有不是，一陣苦打。那一日來一乞兒求食，李氏毒罵，不准打發。乞兒強要，仍放惡犬將乞兒咬了。乞兒不依，就在他家放死合米一斗，去錢一千文，方才了事。李氏越發有氣，走至厨下，丫環大意，誤將碗打爛兩個，駭得肉麻。李氏拖起火鉗劈頭一下，打死在地。隣里知道，眾人報官，暗中行賄，繳錢六百餘千，才把案息了。漸漸不順遂，後將田地當與別人耕種，又惹命案一場，銀錢空虛，聽聞哥嫂大振家聲，李氏至兄嫂家窺視，動靜事事全備，便問嫂嫂，怎麼得銀錢起家。張氏忠朴人，便以直言告之，如何事奉婆婆，又怎樣走人戶。如此如彼，一一告之。李氏稟記不忘，轉身向婆婆說道：「特意來接你老人家，去在我屋享福。」

曰：「噫，你莫哄我，我不去呀。」我怕呀。媳曰：「怕你，那惡犬咬媳，那惡犬瘟死了。」婆曰：「莫非昧死罷。」媳曰：「當真的，先年我未想到，於今失悔，要去我家。」婆曰：「我難得走，寔不去。」媳曰：「唉，你老人家莫厚一個薄一個，手掌手背都是肉，就不在我家去。」婆曰：「我去就是。」媳曰：「這在是話嗎？」於是將婆婆迎到家中，喜笑顏開，推連渣滓，辦午飯與婆婆吃，將男人叫開一邊睡。他同婆婆一房中，熱水與婆婆洗澡，險些燙起泡，送婆婆安睡。只是問住安，害得婆婆睡不安然。乘早雞才開口，即忙起來，將連渣滓熱一盃，奉與婆婆過早。婆以爲是甜膠，糟吃了一口，才是酸渣豆腐心，裡作嘔，說道：「媳婦呀，我領情侍奉，有兩天，並無一人接飯，誰知事有湊巧，近鄰有一姓徐的，親家母。」

宣讀前卷 卷二
過門聽聞陳大母親在陳二家要吩咐他兒長娃去接才到屋邊李氏問曰你來做甚麼答曰我來接老奶奶去吃飯李氏曰他年紀大了牙齒又不甜干走路怕攪坎坎我來是一樣的答曰等回去問過我媽李氏歡喜收拾出門長娃子回家母問來不來答曰陳二孀來他說陳奶奶在害病母曰快去止住叫他莫來長娃子回信業已走到半路上來了李曰不怕我去與你媽有話講一到徐家個個不與他講話走開在一邊他還不知自醜洋洋得意到坐席時不消說見了菜不放筷子吃了一陣還未見有雞肉抬頭一望咋有事只見主人端兩盃雞肉面上放一腿子係是親家母么女留的李氏筷子一放遂將腿子搶去主人曰爲甚劫搶答曰

我行孝曰你打嘎嘎笑李曰啲當真的眾客曰儘他行孝是件好事我們不爭只當我們吃了的吃了午飯收拾歸家竟入臥房哦者腿腿還忘記了要丟在糞坑去打轉才好彼時他有一子名狗保喊於面前才把雞腿丟入便桶將子打了兩耳巴當時就哭不住口奶奶云爲甚事打孫兒答曰留得一個雞腿包與奉婆誰知這孽子搶去拋入尿桶去了奶奶曰不要就是媳曰那呀今天會開不得交那還有事曰赶忙撈起來嗎媳曰哦者才是話用火鉗夾了多久才拈起就像醬裏了面的顏色兩指拇尖拿起在水裡擺了兩下拈與婆吃婆聞臭氣作嘔不吃他在側邊敵住要他吃婆婆畏懼勉強吃了兩點說二頓又吃說猶未了忽然烈風暴

烏天黑地雷聲不止，李氏曰：「婆呀，我心內裏。」走去儘雷來打我。我見人家哦，嘆曰：「恭喜你去打做七八塊，他竟自去。」叫陳二取斧，同至坡上找大樹子，走了一轉，雨濕得像個露水菌，尋至前面有一大黃果樹，想者樹子大根根也大，坑坑也大，銀子該多在此跪下，叫道：「雷神爺，要打我就在此處打，免得驚動。」連說畢，電光一閃，一咋雷，竟是打做幾塊，陳二亦被打死，跪地燒黑，是個梗死。一時雲收雨散，現出青天，婆知天譴逆子忤媳，也不悲啼，陳大夫婦聞信，才來建醮安埋，惟李氏雷又抓出，猪拖狗咬，遍體皆吃，獨留雙腳，臭得狗都不吃，所以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真是天不容地不載，道後狗保出天苗，又死後嗣不留，此天之報施不孝者慘矣，後陳大夫婦富貴雙全，此天之報孝何其速而大哉，而不孝者當自反矣。古語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信不誣也。」

大哉而不孝者當自以先古諸君身天無...

